

欽定金史

卷之十
五七九六

金史卷六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

太祖諸子

宗雋

本名訛魯觀

宗傑

本名沒里野

宗強

本名阿魯

爽

本名阿鄰

可喜

阿瑣

宗敏

本名阿魯補

元

本名常勝

太祖聖穆皇后生景宣帝豐王烏烈趙王宗傑光懿皇
后生遼王宗幹欽憲皇后生宋王宗望陳王宗雋瀋王

金史卷六十九 列傳
訛魯宣獻皇后生睿宗幽王訛魯朶元妃烏古論氏生
梁王宗弼衛王宗強蜀王宗敏崇妃蕭氏生紀王習泥
烈息王寧吉莒王燕孫娘子獨奴可生鄴王幹忽宗幹
宗望宗弼自有傳

宗雋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爲東京留守天眷元年
入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俄爲
尙書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
太傅領三省事進封克國王旣而以謀反誅

宗傑本名沒里野天會五年薨天會十三年諡孝悼天
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奭爲會寧牧封鄧王後爲

上京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統三年薨子阿楞撻楞海陵爲相將謀弑立構而殺之海陵篡立并殺宗傑妻大定間贈宗傑太師進封趙王

宗強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代宗固爲燕京留守封衛王太帥皇統二年十月薨輟朝七日喪至上京上親臨哭之慟仍親視喪事子阿鄰可喜阿瑣

爽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正隆二年除橫海軍節度使改安武軍留守師奉朝請海陵將伐宋嚴酒禁爽坐與其弟阿瑣及從父兄亨徒單貞會飲被杖下遷歸化州刺史奪猛安未幾復除安武軍節度使海陵

渡淮分遣使者剪滅宗室爽憂懼不知所出會世宗卽位東京宗室璋推爽弟阿瓊行中都留守遣人報爽爽棄妻子來奔與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東迎車駕至梁魚務入見世宗大悅卽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溫王改秘書監母憂尋起復遷太子太保進封壽王頃之世宗第五女蜀國公主下嫁唐括鼎賜宴神龍殿謂爽曰朕與卿兄弟在正隆時朝夕常懼不保豈意今日賴爾兄弟之福可以享安樂矣爽泣下頓首謝未幾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爽有疾詔除其子符寶祗候思列爲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使

卿子遷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閑政事卿訓以義方使有善可稱別加陞擢爽疾少間將從上如涼陁賜錢千萬進封英王轉太子太傅復世襲猛安進封榮王改太子太師顯宗長女鄴國公主下嫁烏古論誼賜宴慶和殿爽坐西向迎夕照面發赤似醉上問曰卿醉邪對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紅也上悅顧羣臣曰此弟出言未嘗不實自小如此因謂顯宗兄弟曰汝等可以爲法以爽費用有關特賜錢一萬貫二十三年爽疾久不愈勅有司曰榮王告滿百日當給以王俸旣薨上悼痛輟朝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

金史卷六十九 及傳
三
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
朕以不果親送爲恨其見友愛如此

可喜以宗室子累官唐括部族節度使降忻州刺史海
陵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卽位卽棄州來歸與其兄歸
化州刺史阿鄰會于中都是時弟阿瑣權中都留守事
可喜謂阿鄰曰阿瑣愚戇恐不能撫治欲少留以助之
阿隣乃行可喜留中都聞世宗發東京乃迎見于麻吉
補除兵部尙書佩金牌將兵往東京行至中都聞南京
已定遂止可喜材武過人狠戾好亂自以太祖孫頗有
異志世宗初至中都倥偬多事扈從諸軍未暇行賞或

有怨言昭武大將軍幹論正隆末被詔佩金牌取河南兵四百人監完顏鼓英軍于歸化次彰德會獨吉和尚持大定赦文至和尚使人招之幹論不聽率兵來迎和尚亦以所將蒲輦兵列陣待之幹論兵皆不肯戰遂請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置酒相勞幹論托腹疾不肯飲至夜已張燈時時出門與其心腹密謀欲就執和尚稍具弓矢和尚覺之佯爲不知使其從者迫而伺之幹論不得發上至中都近郊幹論上謁上亦撫慰之幹論自慊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令史幹里朶爲人狡險表圖事幹論取兵于河南統軍使陔滿訛里也幹

里朶與俱來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熙宗殺逆構殺韓王亨世宗疎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初自領其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爲副統以罪解職居京師於是可喜幹論李惟忠幹里朶璋布輝謀欲因扈從軍士怨望作亂幹論曰押軍猛安沃窟刺必不違我惟忠曰惟忠嘗爲神翼軍總管有兩銀牌尚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萬戶高松與我舊必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幹論往約沃窟刺沃窟刺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語在松傳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駕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歸乙亥夜召幹論惟忠幹里朶璋布輝會

其家沃窟刺以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擒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刺詣有司自首既下詔獄可喜不肯自言其始謀及與幹論面質然後款伏上念兄弟少太祖孫惟數人在側然傷之詔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孫皆不緣坐遂誅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刺等其沃窟刺下謀克士卒皆釋之除璋彰化軍節度使布輝濬州防禦使辛巳詔天下是日賜扈從萬戶銀百兩猛安五十兩謀克絹十匹甲士絹五匹錢六貫阿里喜以下賜各有差

阿瓊宗強之幼子也長身多力天德二年以宗室子授

奉國上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居於中都海陵伐宋以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守管籥世宗卽位東京阿瑣與璋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等入留守府殺沙离只府判抹撚撒离喝衆以阿瑣行留守事璋自署同知留守事卽遣謀克石家奴烏林荅愿蒲察蒲查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等奉表東京大定二年授橫海軍節度使賜以名鷹詔曰卿方年少宜自戒慎留心政事改武定軍以母憂去官起復興平軍節度使賜以襲衣廐馬遷廣寧尹坐贓一萬四千餘貫詔杖八十削兩階解職入見于常武殿上曰朕謂汝

有才力使之臨民今汝在法當死朕以親親之故曲爲全貸當思自今戒懼勿復使惡聲達於朕聽改平涼濟南尹卒官年三十七上命有司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

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爲東京留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大宗正事再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領行臺尙書省事封曹國王海陵謀弒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構誣以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而國家事重柰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

此爲指斥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弒熙宗使
葛王召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聞海陵召疑懼
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卽往至明日如何與之相見
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尙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
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
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宗敏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藉
遍地葛王見殺宗敏問於衆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
天許大事尙已行之此蟻蝨爾何足道者天德三年海
陵追封宗敏爲太師進封爵妃蒲察氏進國號封子撒
合輦舒國公賜名褒進封王阿里罕封密國公正隆六

年契丹撤八反海陵遣使殺諸宗室阿里罕遂見殺大定間詔復官爵

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爲北京留守弟查刺爲安武軍節度使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阿虎特子尚上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海陵與唐括辯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意謂已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辯與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常勝乃熙宗之弟辯荅曰無胙王

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疎由是海陵謂胙有人望不除之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并阿楞是時阿楞方爲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也使特思鞫之無狀特思乃嘗疑海陵與唐括辯時時竊議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因此可以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有端不稱他人乃稱皇帝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查刺特思鞫不以實故出之矣熙宗以爲然使唐括辯蕭肄按問特思特思自誣服故出常勝罪於是乃殺常勝及其弟查刺并殺特思海陵乘此并

擠阿楞殺之阿楞弟撻楞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既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爲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詐也海陵篡立追封常勝查刺阿楞官爵親臨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諸王侍食于清輝殿曰或稱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譎詐睢盱殺人空虛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元子育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遷大宗正丞兼勸農副使上問宰臣曰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曰爲人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陽溫胙王元外若愚訥臨

金史卷六十九 列傳
事明敏過人朕於兄弟間於元尤欵密

贊曰太祖躬擐甲胄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略材識足以遂父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金史卷七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

撒改

宗憲

本名阿懶

習不失

宗亨

本名撻不也

宗賢

本名賽里

石土門

忠

本名迪古乃

思敬

本名撒改

撒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劾者之長子世祖之兄子也劾者於次最長景祖方計定諸部愛世祖膽勇材畧及諸子長國俗當異宮居而命劾者與世祖同邸劾者專治

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使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初襲位念劾者長兄不得立遂命撒改爲國相穆宗履藉父兄趾業鋤除彊梗不服已者使撒改取馬紀嶺道攻阿疎穆宗自將期阿疎城下會軍撒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勃堇來謁謂撒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疎城下此爲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潺蠢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攻鈍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撒改遂攻下鈍恩城而與穆宗來會阿疎城下鈍恩在南阿疎在北穆宗初遣撒改分道卽會攻阿疎聞其用斜

勒計先取鈍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及遼使來止
勿攻阿疎然後深以先取鈍恩城爲功也及以國相都
統討留可詐都塢塔等軍而阿疎亡入于遼終不敢歸
留可詐都塢塔鈍恩皆降康宗沒太祖稱都勃極烈與
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撒
改統之明年甲午嗣節度命方至遼主荒于遊畋政事
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九月與遼人戰于界上獲
謝十太祖使告克于撒改賜以所獲謝十乘馬撒改及
將士皆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必自此
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

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千萬于鴨子河師還十
二月太宗及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
月朔太祖卽位撒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計決於迪古
迺贊成大計實自撒改啟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屬且長
房繼肅宗爲國相旣貴且重故身任大計贊成如此諸
人莫之或先也太祖卽位後羣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
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
未易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
嘗赴之主人拜上亦荅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焉七
月太宗爲諳班勃極烈撒改國論勃極烈辭不失阿買

勃極烈杲國論杲勃極烈勃極烈女直之尊官也太祖
自正位號凡半歲未聞有封拜太宗介弟優禮絕等杲
母弟之最幼者撒改辭不失以宗室同封拜九月加國
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薨太祖往弔乘白馬勢額哭
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賙以所御馬撒改爲人敦厚多智
長于用人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爲國相能馴服諸部
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
遼撒改每以宗臣爲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爲其功也天
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降封陳國公大定三年改
贈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諡忠毅十五年詔圖像于

衍慶宮子宗翰宗憲宗翰別有傳

宗憲本名阿懶頒行女直字書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賞久之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與我合由是器重之撻懶宗雋唱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爭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其後宗弼復

取河南陝西地如宗憲策以捕宗磐宗雋功授昭武大將軍修國史累官尚書左丞熙宗從容謂之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爲不當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初熙宗以疑似殺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功于國無罪而死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念希尹錄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卽日復希尹官爵用其孫守道爲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覃恩止及女直人宗憲奏曰莫

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耶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轉行臺
平章政事天德初爲中京留守武安軍節度使封河內
郡王改太原尹進封鉅鹿郡王正隆例奪王爵再遷震
武武定軍節度使世宗卽位遣使召之詔曰叔若能來
宜速至此若爲紇石烈志寧白彥敬所遏亦不煩叔憂
宗憲聞世宗卽位先已棄官來歸與使者遇於中都遂
見上于小遼口除中都留守卽遣赴任詔與元帥完顏
彀英同議軍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僕散忠
義自行臺朝京師宗憲攝行臺尚書省事召爲太子太
師上謂宗憲曰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

謹訓導之俄拜平章政事太子太師如故詔以太祖實錄賜宗憲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左丞紇石烈良弼判秘書監溫王爽各一本移刺高山奴前爲寧州刺史以貪污免世宗以功臣子孫宗族中無顯仕者以爲秘書少監是時母喪未除有司奏其事宗憲曰高山奴傲狠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爾旣爲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因顧右丞蘇保衡叅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爲考詔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太祖

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龔猛安謀克今若改爲遷調
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
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拜右
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輟朝悼惜者久之命百
官致奠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習不失本作辭不失後定爲習不失昭祖之孫烏骨出
之次子也初昭祖久無繼嗣與昭順皇后徒單氏禱於
巫而生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而酗酒屢悖其母昭
祖沒徒單氏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單
氏自以爲事而景祖乃得免習不失健捷能左右射世

祖襲節度肅宗與拒桓被散達戰於幹魯紺出水已再
失利世祖至軍吏士無人色世祖使習不失先陣於脫
豁改原而身出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奮擊之
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方戰其
外兄烏葛名善射居敵騎中將射習不失熟視識之呼
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乎何爲摧鋒居前如此以弓
梢繫馬首而去是役也習不失之功居多桓被散達旣
敗習不失馬棄陣中者亦自歸世祖嘗疑木甲孛里篤
或與烏春等爲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觀孛里篤與忽魯
置酒樓上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昵昵若將執己者

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棄馬而歸其勇趨如此盃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春與烏春遇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束縲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春執盃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馘于遼人賞功穆宗太祖歡都習不失皆爲詳穩焉後與阿里合懣斡帶俱佐撒改攻留可城下之太祖伐遼使領兵千人夾侍左右出河店之役惟習不失之策與太祖合卒破十萬之師挫其軍鋒遂與太宗撒改等勸進收國元年七月與太宗撒改杲俱爲勃極烈習不失爲阿買勃極烈云天輔七年太宗與習不失居守鄆王昂違紀律失衆法當死於是遼人

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三月世宗生習不失謂太宗曰
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之今國家迭有大慶
可減昂以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爲說太宗然之遂
杖昂以聞太祖每伐遼輒命習不失與太宗居守雖無
方面功而倚任與撒改比侔矣是歲七月薨會太祖班
師道病太宗奉迎謁見恐太祖感動而病轉甚不敢以
薨告太祖輒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紿對曰今卽
至矣正隆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大定三
年進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諡曰忠毅子鶻沙虎
國初有功天會中爲真定留守子撻不也

宗亨本名撻不也性忠謹天輔初以宗室子充護衛擒宗磐宗雋有功加忠勇校尉遷昭信校尉尚廐局直長三年陞本局副使丁父憂時宗正官屬例以材選宗亨在選中遂起復爲淑溫特宗室將軍改會寧府少尹歷登州刺史改獻州刺史澤州定爲特滿羣牧使同知北京路轉運使改澤州定國軍節度使海陵庶人南伐以本職領武陽軍都總管過淮世宗卽位以手詔班賜宗亨宗亨得詔卽入朝大定二年授右宣徽使未幾爲西北路兵馬都統以討契丹賊右副元帥僕散忠義與窩斡遇于花道宗亨與左翼萬戶蒲察世傑等以七謀克

軍與之戰失利及窩斡敗其黨括里札八率衆南奔宗亨追及之札八詐稱降宗亨信之札八詭曰括里走願往邀宗亨不聽乃大縱軍士取賊所棄囊橐人畜多自有之括里札八亡入于宋坐是降爲寧州刺史

宗賢本名賽里習不失之孫也從都統杲取中原襲遼帝于鴛鴦濼宗翰使撻懶襲耶律馬哥都統使蒲家奴及賽里等以兵助之蒲家奴使賽里斜野裴蒲胡撻達魯古廝列耶律吳十等各率兵分行招諭獲遼留守廸越家人輜重并降羣牧官木盧瓦得馬甚多使逐水草牧之賽里等趨業迭遂以偏師深入敵邀擊之撒合戰

沒蒲家奴至旺國崖西賽里兵會之累官至左副點檢
天眷二年方捕宗雋賽里坐會飲其家奪官爵未幾復
官皇統四年授世襲謀克轉都點檢封幽國公拜平章
政事進拜右丞相兼中書令進拜太保左丞相監修國
史罷爲左副元帥無何復爲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
故進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帥監修國史出爲南京留
守領行臺尚書省事復爲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再爲
太保領三省事復爲左丞相兼都元帥賽里自護衛未
十年位兼將相常感激思自効以報朝廷雖於悼后爲
母黨后專政大臣或因之以取進用賽里未嘗附之皇

太子濟安薨魏王道濟死熙宗未有嗣子賽里勸熙宗
選後宮以廣繼嗣不少顧忌於后后以此怨之與海陵
同在相位未嘗少肯假借海陵雖尊而心憚賽里外以
屬尊加禮敬而內常忌之海陵知悼后怨賽里因與后
共力排出之賽里亦不以是少變胙王常勝死熙宗納
其妻宮中頃之殺悼后及妃數人將以常勝妻爲后未
果也及海陵弑熙宗詭以熙宗將議立后召諸王大臣
賽里聞召以爲信然將入宮謂人曰上必欲立常勝妻
爲后我當力爭之及被執猶以爲熙宗將立常勝妻而
先殺之也曰誰能爲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主上

左右無助爾遂遇害

石土門漢字一作神徒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爲其部長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久矣景祖時直离海使部人邈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邈孫歲餘厚其餼廩飲食善遇之及還以幣帛數筐爲贈結其厚意久之耶懶歲饑景祖與之馬牛爲助糴費使世祖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歸與握手爲別約它日無相忘石土門體貌魁偉勇敢善戰質直孝友彊記辯捷臨事果斷世祖襲位交好益深鄰部不悅遂合兵攻之石土門使弟

阿斯懣率二百人南下拒敵敵兵千人已出其東據高
泉石土門將五千人迎擊之敵將幹里本者勇士也出
挑戰石土門射中其馬幹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門腹石
土門拔箭戰愈力阿斯懣與勇士七人步戰殺幹里本
諸部兵遂敗石土門因招諭諸部使附於世祖世祖嘉
之後伐烏春窩謀罕及鈍恩狄庫德等皆以所部從戰
有功弟阿斯懣尋卒及終喪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
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鳥自東而西太祖
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曰烏鳶人
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卽以金版獻之後以本部

兵從擊高麗及伐遼功尤多王師攻下西京賜以金牌其子蟬蠢從行上語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遼俟其獲當以爲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乃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其至親出迎勞繼聞黃龍府叛與睿宗討平之睿宗賜以奴婢五百人師還賞賚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王子習失思敬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門之弟太祖器重之將舉兵伐遼而未決也欲與迪古乃計事於是宗翰宗幹完顏希尹皆從居數日少間太祖與迪古乃馮肩

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爲我決之遼名爲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仗義而西君以爲如何迪古乃曰以王公英武士衆樂爲用遼帝荒于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婆盧火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師收國元年十二月上禦遼主兵次爻刺迪古乃與銀木哥守達魯古路二年與斡魯蒲察會斡魯古討高永昌破其兵東京降遂與斡魯古等禦耶律捏里敗之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惠等州降天輔二年與婁室俱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各杖之三十太祖駐軍草濼

迪古乃取奉聖州破其兵五千于雞鳴山奉聖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土門爲耶懶路都勃堇二年以耶懶地薄斥鹵遷其部於蘇濱水仍以木實勒之田益之熙宗卽位加太子太師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饗太祖廟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

習失康宗時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習室從幹賽軍太祖攻寧江州習室摧鋒力戰授猛安後從斜也克中京襲遼主于鴛鴦灤畧定山敗夏將李良輔兵與婁室俱獲遼帝于余睹谷宗翰伐宋與銀朮可圖守太原明年

攻襄垣下潞城降西京至汴元帥府以懷孟北阻太行南瀕河控制險要使習室統十二猛安軍鎮撫之於是殄平寇盜招集流亡四境以安天會四年薨熙宗時贈特進大定間諡威敏世宗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勲業最著者圖像于衍慶宮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婁室楚王宗雄魯王閣母金源郡王銀朮可隋國公阿离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克國公劉彥宗特進幹魯古齊國公韓企先并習

室凡二十一人初海陵罷諸路萬戶置蘇濱路節度使
世宗時近臣奏請改蘇濱爲耶懶節度使不忘舊功上
曰蘇濱耶懶二水相距千里節度使治蘇濱不必改石
土門親管猛安子孫襲封者可改爲耶懶猛安以示不
忘其初

思敬本名撒改押懶河人金源郡王神土邁之子辭不
失弟也初名思恭避顯宗諱改焉體貌雄偉美鬚髯純
直有材幹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太祖在納隣淀方
獵因詔從獵射黃羊獲之太祖賜以從馬宗翰自太原
伐宋從其兄習室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從完顏活

女涉渡河下洛陽圍汴皆有功師還隸遼王宗幹麾下
太宗幸東京溫湯思敬權護衛押衛卒百人從行領謀
克從征木虎麟有功遂充護衛天眷二年以捕宗磐宗
雋功遷顯武將軍熙宗捕魚混同江網索絕曹國王宗
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繫網大繩沉於水中熙宗呼左
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稱
歎賞賚甚厚擢右衛將軍襲押懶路萬戶授世襲謀克
七年召見賜以襲衣廐馬錢萬貫及歸復遣使賜弓劍
是年入爲工部尚書改殿前都點檢無何爲吏部尚書
天德初爲報諭宋國使宋人以舊例請觀錢塘江潮思

敬不觀曰我國東有巨海而江水有大於錢塘者竟不
往使還拜尚書右丞罷爲真定尹用廉封河內郡王徙
封鉅鹿丁母憂起復本官改益都尹正隆二年例奪王
爵改慶陽尹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兼
天德軍節度使俄爲北路都統佩金牌及銀牌二西北
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將本路兵二千會孛古底
視地形衝要或于狗濼屯駐伺契丹賊出沒之地置守
禦遠斥候賊至則戰不以晝夜爲限詔孛古底曰爾兵
少思敬未至不得先戰僕散忠義敗窩斡於陷泉詔思
敬選新馬三千備追襲窩斡入于奚中思敬爲元帥右

都監以舊領軍入奚地張哥宅會大軍討之敗僞節度特末也獲二百餘人賊降將稍合住與其黨神獨幹執窩幹并其母徐輦妻子弟姪家屬及金銀牌印詣思敬降思敬獻俘于京師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玉帶廐馬名鷹拜右副元帥經畧南邊駐山東罷爲西京留守復拜右副元帥仍經畧山東初猛安謀克屯田山東各隨所受地主散處州縣世宗不欲猛安謀克與民戶雜處欲使相聚居之遣戶部郎中完顏讓往元帥府議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徒單克寧議曰大軍方進伐宋宜以家屬權寓州縣量留軍衆以爲備禦俟邊事寧

息猛安謀克各使聚居則軍民俱便還奏上從之其後遂以猛安謀克自爲保聚其田土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還京師以爲北京留守賜金鞍勒馬七年召爲平章政事先是省併猛安謀克及海陵時無功授猛克者皆罷之失職者甚衆思敬請量才用之上從其請思敬前爲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爲妾至是其兄乞離異其妾畏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詔還其家九年拜樞密使上疏論五事其一女直人可依漢人以文理選試其二契丹人可分隸女直猛安其三鹽澤官可罷去其四與猛安同勾當副千戶官亦可罷其五親王

府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直語言文字上皆從之
其後女直人試進士夾谷衡尼厖古鑑徒單鑑完顏匡
輩皆由此致宰相實思敬啟之也久之上謂思敬曰朕
欲修熙宗實錄卿嘗爲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
時內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
概也何必餘事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大
定十三年薨上輟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
厚葬禮悉從官給孫吾侃朮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
將軍授速濱路寶鄰山猛安

贊曰劾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撤改治國家定社稷尊

立太祖深謀遠畧爲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蓋前人之愆著勲五世易曰有子考無咎其此之謂乎始祖與季弟異部而處子孫俱爲強宗而取遼之策卒定于迪古乃豈天道陰有以相之邪

金史卷七十

金史卷七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

斡魯 斡魯古勃堇 婆盧火

吾扎忽 闊母 宗叙 本名德壽

斡魯韓國公劾者第二子康宗初蘇濱水合國部斡豁勃堇及斡準職德二部有異志斡帶治之斡賽斡魯爲之佐遂伐斡豁拔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斡賽母疾病斡魯代將其兵者數月斡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斡賽用之卒城高麗收國二年

四月詔幹魯統諸軍與闍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統幹魯古等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爾此非有遠大計其亡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易爲招懷如其不從卽議進討無事多殺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甌口永昌見遼政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元隆基遼人討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撻不野杓合以幣求救於太祖且曰願

併力以取遼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
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欵當處以
王爵仍遣係遼籍女直胡突古來高永昌使撻不野與
胡沙補胡突古偕來而永昌表辭不遜且請還所俘渤
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與撻不野往招
諭之斡魯方趨東京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勃
堇烏論石準與戰於益禊之地大破之五月斡魯與遼
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
使家奴鐸刺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斡
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之會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

降者特以緩師爾韓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
來拒遇于沃里活水我軍旣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
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
以五千騎奔長松島初太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
皆釋之往往中道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旣已克敵
下城何爲多殺昔先太師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亡
去旣而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亡後日當有効用
者至是東京人恩勝奴仙哥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卽
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先太師蓋謂世祖云未幾
撻不野執永昌及鐸刺以獻皆殺之於是遼之南路係

籍女直及東京州縣盡降以幹魯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留烏蠢知東京事詔除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幹魯上謁于婆魯買水上慰勞之辛亥幸幹魯第張宴官屬皆預賜賚有差燭俛水部實里古達殺酬幹僕忽得幹魯分胡刺古烏蠢之兵討之酬幹宗室子魁偉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多見任用以兵五百敗室韋獲其民衆及招降燭俛水部以功爲謀克僕忽得初事撒改從討蕭海里降燭俛水部領行軍于戶從破黃龍府戰達魯古城皆有功其破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去僕忽得追復之至是與酬幹同被害幹魯至

石里罕河實里古達遜去追及于合撻刺山誅其首惡
四人撫定餘衆詔曰汝討平叛亂不勞師衆朕甚嘉之
酬幹等死於國事聞其尸棄于河俟氷釋必求以葬其
民可三百戶爲一謀克以衆所推服者領之仍以其子
弟等爲質幹魯乃還天眷中酬幹贈奉國上將軍僕忽
得贈昭義大將軍幹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
已降復叛敵據城西浮圖下射攻城者幹魯與鶻巴魯
攻浮圖奪之復以精銳乘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
國王使李仁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于天德之境婁室
與幹魯合軍擊敗之追至野谷殺數千人夏人渡澗水

水暴至漂溺者不可勝計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幹魯爲西南路都統往襲之使勃刺淑撒曷憇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噶離質於白水濼獲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塚領兵一萬往應州遣照里背荅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遼主營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幹魯使使奏捷曰賴陛下威靈屢敗敵兵遼主無歸勢必來降已嚴戒鄰境毋納宋人合饋軍糧令銀朮可往代州受之詔徧諭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

族付之已遣楊璞徵糧於宋銀朮可不須往矣遼趙王習泥烈及諸官吏竝釋其罪且撫慰之太祖還京師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幹魯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師詔以夏人言宋侵略新割地以便宜決之幹魯奏曰夏人不盡歸戶口資幣又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或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誠有異圖宜謹守備盡索在夏戶口通聞兩國事審處之幹魯復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通復詔曰宗翰請毋與宋山西地

卿復及此疆場之事當慎毋忽及宗翰等伐宋幹魯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天會五年薨皇統五年追封鄭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子撒八銀青光祿大夫子賽里

幹魯古勃堇宗室子也太祖伐遼使幹魯古阿魯撫諭幹忽忽賽兩路係遼女直與遼節度使撻不也戰敗之斬撻不也酷輦嶺阿魯臺罕等十四大彎皆降幹忽忽賽兩路亦降與遼都統實婁戰于咸州西敗之斬實婁于陣與婁室克咸州陁滿忽吐以所部降于幹魯古鄰部戶七千亦來歸遂與遼將喝補戰破其軍數萬人太

祖嘉之以爲咸州軍帥幹魯伐高永昌于東京幹魯古以咸州軍佐之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來伐迪古乃婁室婆盧火等將二萬衆合幹魯古咸州兵往擊之胡突古嘗叛入于遼居于東京南永昌據東京太祖索之以歸幹魯古伐永昌以便宜署胡突古爲千戶散都魯訛魯補皆無功亦以便宜除官及以便宜解權謀克斛拔魯黃哥達及保等職皆非其罪太祖聞之盡復斛拔魯等謀克胡突古等皆罷去太祖聞幹魯古軍中往往闕馬而官馬多匿於私家遂檢括之耶律捏里佛頂遺幹魯古書請和幹魯古以捏里書并所答書來上且請曰

復有書問宜如何報之詔曰若彼再來請和汝當以阿
疎等叛亡索而不獲至於交兵我行人賽刺亦不遣還
若歸賽刺及送阿疎等則和好之議方敢奏聞仍恐議
和非實無失備禦耶律捏里軍蒞蔡山幹魯古以兵一
萬戍東京太祖使迪古乃婁室復以兵一萬益之詔曰
遼主失道肆命徂征惟爾將士當體朕意拒命者討之
服者撫安之母貪俘掠毋肆殺戮所賜捏里詔書可傳
致也詔捏里曰汝等誠欲請和當廢黜昏主擇立賢者
副朕弔伐之意然後可議和約不然當盡并爾國其審
圖之捏里復書幹魯古云降去人痕孛見還則當送阿

疎等上曰痕孛等乃艾兵之後來降阿疎則平日以罪
亡去其事特異復詔捏里令此月十三日送阿疎至顯
州各遣重臣議疆場事幹魯古等攻顯州知東京事完
顏幹論以兵來會卽以兵三千先渡遼水得降戶千餘
遂薄顯州郭藥師乘夜來襲幹論擊走之幹魯古等遂
與捏里等戰于蒺藜山大敗遼兵追北至阿里真陂獲
佛頂家屬遂圍顯州攻其城西南軍士神篤踰城先入
燒其佛寺煙焰撲人守陴者不能立諸軍乘之遂拔顯
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乾州後爲閭陽縣
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徙成川州人于同銀二州居

之捏里再以書來請和幹魯古承前詔以阿疎爲言答之駐軍顯州以聽命賜幹魯古等馬十匹詔曰汝等力摧大敵攻下諸城朕甚嘉之遼主未獲人心易搖不可恃戰勝而失備禦遼雙州節度使張崇降幹魯古以便宜命復其職仍令世襲幹魯古久在咸州多立功亦多自恣劾里保雙古等告幹魯古不法事遼帝在中京可追襲而不追襲咸州糧草豐足而奏數不以實攻顯州獲生口財畜多自取捏里孛刺束等亦告孛革魯葛麻吉窩論赤閏阿刺本乙刺等多取生口財畜遂以闍哥代爲咸州路都統闍哥亦宗室子也旣代幹魯古治咸

州初迪古乃婁室奏攻顯州新降附之民可遷其富者于咸州路其貧者徙內地於是詔使閣哥擇其才可幹事者授之謀克其豪右誠心歸附者擬爲猛安錄其姓名以聞饑貧之民官賑給之而使閣母爲其副統云久之遼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家詣咸州都統降上曰遼人賦歛無度民不堪命相率求生不可使失望分置諸部擇善地以處之太祖召幹魯古自問之幹魯古引伏閣哥鞠窩論等詔降幹魯古爲謀克而禁錮窩論等天輔六年討賊于牛心山道病卒天眷中贈特進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大定十五年諡莊翼

婆盧火安帝五代孫太祖伐遼使婆盧火徵迪古乃兵
失期杖之後與渾黜以四千人往助婁室銀朮哥攻黃
龍府辭勒罕轍孛得兄弟直獺里部人嘗寇耶懶路穆
宗遣婆盧火討之至阿里門河辭勒罕僞降遂略馬畜
三百而去復元勒部掠二十五寨太祖復使婆盧火討
之婆盧火渡蘇袞河招降旁近諸部因籍丁壯爲軍至
特勝吳水轍孛得僞降復叛去執而殺之婆盧火至特
鄰城圍之辭勒罕遜去婆盧火破其城執其妻子辭勒
罕遂降曰我之馬牛財貨盡矣何以爲生婆盧火與之
馬十匹直獺里部產良馬太祖使紇石烈阿習罕掌其

畜牧婆盧火及子婆速俱爲謀克天輔五年摘取諸路
猛安中萬餘家屯田于泰州婆盧火爲都統賜耕牛五
十婆盧火舊居按出虎水自是徙居泰州而遣拾得查
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俱徙焉唯族子撒刺喝嘗爲世
祖養子獨得不徙太祖取燕京婆盧火爲右翼兵出居
庸關大敗遼兵遂取居庸蕭妃遜去都監高六等來送
欵乞降習古乃追蕭妃至古北口蕭妃已過三日不及
而還上令婆盧火胡實賚率輕騎追之蕭妃已遠去獲
其從官統軍察刺宣徽查刺并其家族及銀牌二印十
有一及迭刺叛婆盧火石古乃討平之其羣官率衆降

者就使領其所部太宗以空名宣頭及銀牌給之同時
有婆盧火者婁室平陝西婆盧火繩果監戰後爲平陽
尹西南路招討使終於慶陽尹秦州婆盧火守邊屢有
功太宗賜衣一襲并賜其子剖叔八年以甲冑賜所部
諸謀克天會十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眷元年
駐烏骨迪烈地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剛毅子剖叔襲
猛安天眷二年爲秦州副都統子幹帶廣威將軍婆速
官特進子吾札忽

吾札忽善騎射年二十以本班祇候郎君都管從征伐
有功授脩武校尉皇統二年權領秦州軍平陝西至涇

州大破宋兵於馬西鎮超遷寧遠大將軍襲猛安復以本部軍從宗弼權都統正隆末從海陵伐宋契丹反與德昌軍節度使移室懣同討契丹許以便宜從事大定初除咸平尹駐軍泰州俄改臨潢尹攝元帥左都監與廣寧尹僕散渾坦俱從元帥右都監神土懣解臨潢之圍契丹引衆東行吾札忽追及于窰歷山押軍猛安契丹忽刺叔以所部助敵攻官軍官軍失利泰州節度使烏里雅來救未至臨潢與敵遇烏里雅敗僅以數騎脫歸敵攻泰州其勢大振城中震駭將士不敢出戰敵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士數人持鎗刀

循城應敵力戰斫甚衆敵乃退泰州得完吾札忽廼使謀克蒲盧渾徙百姓旁邑及險阨之地以俟大軍明年聚甲士萬三千於濟州會元帥謀衍敗窩幹於長灤戰霧霖河戰陷泉皆有功改胡里改節度使卒吾札忽性聰敏有才智善用軍常出敵之不意故能以寡敵衆而所往無不克號爲鶻軍云

闍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異母弟也高永昌據東京幹魯征伐之闍母等爲之佐已克瀋州城中出奔者闍母邀擊殆盡與永昌隔沃里活水衆遇淖不敢進闍母以所部先濟諸軍畢濟軍東京城下城中人出城來戰闍

母破之于首山殲其衆獲馬五百匹及幹魯古以罪去咸州闍母代之於是闍母爲咸州路副統遼議和久不成太祖進兵詔咸州路都統司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會于渾河太祖攻上京實臨潢府諭之不下遼人恃儲蓄自固上親臨陣闍母以衆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率衆出降都統杲兵至中京闍母自城西沿土河以進城中兵尚餘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宗翰等攻西京闍母妻室等於城東爲木洞以捍蔽矢石於北隅以芻茭塞其隍城中出兵萬餘將燒之溫迪罕蒲匣率衆力戰執旗者被劓蒲匣自執旗奮擊却之又

爲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闍母與麾下乘車先登諸車繼之遂克西京與遼步騎五千戰于朔州之境斬首三百級復敗遼騎三百于河陰遼兵五千屯于馬邑縣南復擊破之隳其營壘盡得其車馬器械遼兵三萬列營于西京之西闍母以三千擊之闍母使士卒皆去馬陣於溝塹之間曰以一擊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戰遼兵遂敗追至其營而止明日復敗其兵七百餘人與中府宜州復叛闍母討之并下詔招諭詔闍母曰遼之土地皆爲我有彼雖復叛終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母得侵掠勃董

蒙刮斜鉢吾撻等獲契丹九斤興中平閣母爲南路都
統討回离保詔曰回离保以烏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
必將自斃若彼不出掠毋庸攻討耶律奧古哲等殺回
离保于景薊之間其衆遂潰張覺據平州叛入于宋閣
母自錦州往討之覺將以兵脅遷來潤濕四州之民閣
母至潤州擊走張覺軍逐北至榆關遣俘持書招之復
敗覺兵於營州東北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雨退屯
海孺逐水草休息使僕虺蒙刮兩猛安屯潤州制未降
州縣不得與覺交通九月閣母破覺將王孝古於新安
敗覺軍於樓峯口復與覺戰於兔耳山閣母大敗太宗

使宗望問闍母敗軍之狀宗望遂以闍母軍討覺及宗望破張覺太宗乃赦闍母召宗望赴闕闍母連破僞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遣使迎勞之詔曰聞下南京撫定兵民甚善諸軍之賞卿差等以給之又詔曰南京疆場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遂下宜州拔牙山殺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歲饑許田獵其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闍母輒因降人知之卽具奏語在宋事中而宗翰宗望皆請伐宋於是闍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闍母屬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請以爲都統以監

戰事於是闞母爲都統掃喝副之敗郭藥師兵于白河
遂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于安
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闞母與劉彥宗留燕京
節制諸軍八月復伐宋大軍克汴州諸軍屯于城上城
中諸軍潰而西出者十三萬人闞母撻懶分擊大敗之
師還闞母爲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
於莫州宗輔爲右副元帥徇地淄青闞母與宗弼分兵
破山谷諸屯宋李成兵圍淄州烏林答泰欲破之闞母
克濰州迪古補术烈速連破趙子昉等兵至于河上烏
林答泰欲破敵于靈城鎮及議伐康王闞母欲先定河

北然後進討太宗乃酌取羣議之中使婁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天會六年薨年四十熙宗時追封吳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改封譚王大定二年徙封魯王諡莊襄子宗叙

宗叙本名德壽闔母第四子也奇偉有大志喜談兵天德二年充護衛授武義將軍明年授世襲謀克擢御院通進遷翰林待制兼脩起居注轉國子司業兼左補闕正隆初轉符寶郎在宮職凡五年皆帶劔押領宿衛遷大宗正丞以母憂去官以本官起復未幾遷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改左驍騎都指揮使明年海陵幸南京

宗叙至汴契丹撒八反宗叙爲咸平尹兼本路兵馬都
總管以甲仗四千付之許以便宜宗叙出松亭關取牛
遞于廣寧聞世宗卽位將歸之廣寧尹按荅海弟燕京
勸宗叙乃還興中白彥敬紇石烈志寧使宗叙奉表降
宗叙見世宗於梁魚務授寧昌軍節度使明年二月契
丹攻寧昌宗叙止有女直渤海騎兵三十漢兵百二十
人自將擊之遇賊千餘騎漢兵皆散走宗叙與女直渤
海三十騎盡銳力戰身被二創所乘馬中箭而仆遂爲
所執居百餘日會賊中有臨潢民移刺阿塔等盜馬授
之得脫歸宗叙陷賊久盡得其虛實見元帥完顏謀衍

平章政事完顏元宜謂之曰賊衆烏合無紀律破之易爾於是帥府欲授軍職宗叙見謀衍貪鹵掠失事幾欲歸白上不肯受職曰我有機密須面奏是夕乃遁去至廣寧矯取驛馬馳至京師而帥府先事以聞上遣中使詰之曰汝爲節度不度衆寡戰敗被獲幸得脫歸乃拒帥府命輒自乘傳赴都朕姑置汝罪可速還軍併力破賊宗叙附奏曰臣非辭難者事須面奏不得不來遂召入乃條奏賊中虛實及諸軍進退不合事機狀詔大臣議皆以其言爲然是時已詔僕散忠義代謀衍爲元帥進討於是拜宗叙爲兵部尚書以本職領左翼都統率

宗寧烏延查刺烏林荅刺撒兵各千人號三萬佐忠義軍至花道遇賊與戰右翼都統宗亨先敗走忠義亦引却宗叙勒本部遮擊之麾帳下士三百捨馬步戰賊不得逞大軍整列復至合勢擊之賊遂敗去而元帥右監軍統石烈志寧率軍至追及窩斡於陷泉大破之復與志寧及徒單克寧追至七渡河復大敗之元帥忠義遂留宗叙自從賊平入爲右宣徽使宋兵據海州將謀深入詔以宗叙爲元帥右監軍往禦之宗叙駐山東分兵據守要害敵不得西尋奉詔與左副元帥統石烈志寧參議軍事四年宗叙入朝奏曰暑月在近頓兵邊陲飛

輓頗艱乞俟秋涼進發上從其請及還軍授以成算賜襲衣弓矢九月渡淮宗叙出唐鄧北至襄陽屢戰皆捷明年宋人請和軍還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肅視河決宗叙言河道填淤不受水故有決溢之患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決溢山東非曹單比也沿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扇誘構爲邊患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十年召至京師拜參知政事上曰卿奏黃河利害甚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調官吏爲姦率斂星火所費倍徙委積經年腐朽不可

宗寧烏延查刺烏林荅刺撒兵各千人號三萬佐忠義軍至花道遇賊與戰右翼都統宗亨先敗走忠義亦引却宗叙勒本部遮擊之麾帳下士三百捨馬步戰賊不得逞大軍整列復至合勢擊之賊遂敗去而元帥右監軍統石烈志寧率軍至追及窩斡於陷泉大破之復與志寧及徒單克寧追至七渡河復大敗之元帥忠義遂留宗叙自從賊平入爲右宣徽使宋兵據海州將謀深入詔以宗叙爲元帥右監軍往禦之宗叙駐山東分兵據守要害敵不得西尋奉詔與左副元帥統石烈志寧參議軍事四年宗叙入朝奏曰暑月在近頓兵邊陲飛

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勞得專農業上善其言而未行也
十七年上謂宰臣曰戍邊之卒歲冒寒暑往來番休以
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奪其農時敗其生業朕甚閔之
朕欲使百姓安于田里而邊圉彊固卿等何術可以致
此左丞相良弼曰邊地不堪耕種不能久戍所以番代
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務爲末事耶往歲參政宗叙嘗爲
朕言此事若宗叙可謂盡心於國者矣今以兩路招討
司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詳定以
聞朕將親覽上追念宗叙聞其子孫家用不給詔賜錢
三千貫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金史卷七十一

金史卷七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

婁室

活女

謀衍

仲

本名石古乃

海里

銀朮可

毅英

本名撻懶

麻吉

子沃側

拔里速

習古迺

婁室字幹里衍完顏部人年二十一代父白答爲七水
諸部長太祖克寧江州使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直遂降
移燉益海路太彎照撒等敗遼兵于婆刺趕山復敗遼

兵擒兩將軍旣而益改捺末懶兩路皆降進兵咸州克之諸部相繼來降獲遼北女直係籍之戶遼都統耶律訛里朶以二十餘萬衆來戍邊太祖趨達魯古城次寧江州西召婁室婁室見上于軍中上見婁室馬多疲乏以三百給之使隸左翼宗翰軍與銀朮可縱兵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復與銀朮可戍邊及九百奚營等部來降則與銀朮可攻黃龍府上使完顏渾黜婆盧火石古乃以兵四千助之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宗雄等下金山縣使婁室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耶律捏里軍蒺藜山斡魯古婁室等破之遂取顯州太祖

取黃龍府婁室請曰黃龍一都會且僻遠苟有變則鄰郡相扇而起請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諸路謀克命婁室爲萬戶守黃龍府進都統從杲取中京與希尹等襲走廸六和尚雅里斯等敗奚王霞末降奚部西節度訛里刺遼主自鴛鴦灤西走婁室等追至白水灤獲其內庫寶物婁室遂與闡母攻破西京復與闡母至天德雲內寧邊東勝其官吏皆降獲阿疎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婁室使突撚補擲以騎二百爲候兵夏人敗之幾盡阿土罕復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歸時久雨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

彼將以我怯卽來攻我矣乃選千騎與習失拔离速往
斡魯壯其言從之婁室遲明出陵野嶺留拔离速以兵
二百據險守之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野登
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水爲陣乃使人報斡魯
婁室分軍爲二迭出迭入進退轉戰三十里過宜水斡
魯軍亦至合擊敗之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壁龍門東
二十五里婁室照里馬和尚等以兵取之生獲大石其
衆遂降遼關里刺守奉聖州棄城遯去後與宗望追遼
帝婁室蒲察以二十騎候敵敗其軍三千人于三山有
千人將趨奉聖州蒲察復敗之擒其主帥而還夏人屯

兵於可敦館宗翰遣婁室戍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萬擒其帥趙公直其後復襲遼帝于余都谷獲之賜鐵券惟死罪乃笞之餘罪不問銀朮可圍太原宋統制劉臻救太原率衆十萬出壽陽婁室擊破之繼敗宋兵數千於榆次宋張灝軍出汾州拔离速擊走之灝復營文水婁室與突葛速拔离速與戰灝大敗宗翰定太原婁室取汾石二州及其屬縣溫泉方山離石蒲察降壽陽取平定軍及樂平復招降遼州及榆社遼山和順諸縣宗翰趨汴州使婁室等自平陽道先趨河南曰若至澤州與賽里婆盧火習失遇

當與俱進習失之前軍三謀合敗宋兵三千于襄垣遇
伏兵二千又敗之撒刺答破天井關復破步兵於孔子
廟南遂降河陽婁室軍至旣渡河遂薄西京城申兵來
拒戰習失逆擊敗之西京降婁室取偃師永安軍鞏縣
降撒刺答敗宋兵於汜水於是滎陽滎澤鄭州中牟相
次皆降宗翰已與宗望會軍于汴使婁室率師趨陝津
攻河東郡縣之未下者阿离土罕敗敵于河上撒按敗
敵于陝城下鵲沙虎降虢州守裨卒三百人遂克陝府
習古迺桑袞破陝之散卒于平陸西北活女別破敵於
平陸婁室破蒲解之軍二萬盡覆之安邑解州皆降遂

克河中府降絳慈隰石等州宗翰往洛陽使婁室取陝西敗宋將范致虛軍下同華二州克京兆府獲宋制置使傅亮遂克鳳翔阿隣等破宋大兵於河中幹魯破宋劉光烈軍於馮翊訛特刺桑袞敗敵於渭水遂取下邽宗翰會宗輔伐康王命婁室蒲察專事陝西以婆盧火繩果監戰繩果等遇敵於蒲城及同州皆破之婁室蒲察克丹州破臨真進克延安府遂降綏德軍及靜邊懷遠等城寨十六復破青澗城宋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婁室晉寧所部九寨皆降而晉寧軍久不下婁室欲去之賽里不可曰此與夏鄰且生

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以爲飲乃決渠于東泄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啓郭門降諸將率兵入城守將徐徽言據子城戰三日衆潰徽言出奔獲之使之拜不聽臨之以兵不爲動繫之軍中使先降者諭之使降徽言大罵與統制孫昂皆不屈乃并殺之遂降定安堡渭平寨及鄜坊二州於是婁室婆盧火守延安折可求屯綏德蒲察還守蒲州延安鄜坊州皆殘破人民存者無幾婁室置官府輯安之別將幹論降建昌軍京兆府叛婁室復討平之遂與阿盧補謀里也至三原訛哥金阿骨欲擊淳化兵敗之婁室攻乾州已築甬道列礮具而州

降遂進兵克邠州軍于京兆陝西城邑已降定者輒復
叛於是睿宗以右副元帥總陝西征伐時婁室已有疾
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以右翼
力戰軍勢復振張浚軍遂敗睿宗曰力疾鏖戰以徇王
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銀器
及甲冑并馬七匹與之天會八年薨十三年贈泰寧軍
節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師皇統元年贈開府儀同三
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廟庭
諡莊義子活女謀衍石古乃

活女年十七從攻寧江州力戰創甚扶出陣間太祖憑

高望見問之知是婁室子親撫慰賜藥歎曰此兒他日必爲名將其攻濟州敗敵八千與敵遇于信州移刺本陷于陣活女力戰出之敵遂北敗耶律佛頂等兵于瀋州及宗翰以兵襲奚王霞末活女以兵三百敗敵二千從攻乙室部敗之破其二營迭刺部族叛率二謀克突入大破之活女常從婁室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活女擊敗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婁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大軍於是皆繼之宋將郭京出兵數萬趨婁室營活女從旁奮擊敵亂遂破之師還破敵於平陸渡

得其船以濟又以兵破敵於張店原時屯留太平翼城
皆有重敵竝破之又分兵取陝西蒲州降留活女鎮之
攻鳳翔活女先登睿宗定陝西活女爲都統進攻涇州
敗其兵王開山以兵拒歸路邀戰再擊再敗之遂降京
兆鳳翔諸縣婁室薨襲合扎猛安代爲黃龍府路萬戶
天眷三年爲元帥右都監遷左監軍元帥府罷改安化
軍節度使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以正隆例改封代國
公進封隋國公諡貞濟卒年六十一

謀行勇力過人善用長矛突戰天眷間充脾印祇候授
顯武將軍擢符寶郎皇統四年其兄活女襲濟州路萬

戶以親管奧吉猛安讓謀衍朝廷從之權濟州路萬戶
八年爲元帥右都監天德三年爲順天軍節度使歷河
間臨潢尹數月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撤八反謀衍往
討之是時世宗爲東京留守自將討括里還遇謀衍于
常安縣盡以甲士付之世宗還東京完顏福壽高忠建
率所部南征軍亡歸東京謀衍亦率其衆來附卽以臣
禮上謁遂殺高存福李彥隆等謀衍福壽忠建及諸將
吏民勸進世宗卽位拜右副元帥都統白彥敬副統紇
石烈志寧在北京拒不受命謀衍伐之遇其衆于建州
之境皆不肯戰彥敬志寧遂降二年正月謀衍率諸軍

討窩斡會兵於濟州合甲士萬三千人過秦州至木虎崖乃捨輜重持數日糧輕騎追之是時窩斡新敗于秦州將走濟州謀衍兵至長樂南獲其謀者知敵將由別路邀糧運遂分軍往迎之敵吏亂者來降謀衍用其計因夜亟往邀敵輜重忽大風不能燧火路暗莫相辨比曉纔行三十餘里將至敵營將士少憇謀衍率善射者數十騎往覘之而都統志寧克寧等已敗敵衆二萬餘於長樂追殺甚衆敵遂西遁志寧軍先追及於霧霖河急擊敗之而謀衍貪鹵掠不復追以故敵得縱去遂涉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窺取北京西攻三韓縣

惟克寧軍追躡謀衍託馬弱引還懿州上聞之下詔切責謀衍以僕散忠義爲右副元帥代之紇石烈志寧爲右監軍代完顏福壽而謀衍子斜哥暴橫軍中詔勒歸本貫謀衍至京師以爲同判大宗正事世宗責之曰朕以汝爲將汝不追賊當正汝罪以汝父婁室有大功特免汝死汝雖非宗室而授此職汝其勉之未幾速頻路軍士朮里古告斜哥寄書與謀衍謀反有司并上其書世宗察其誣詔鞠告者朮里古欵伏遂誅之召謀衍謂之曰人有告卿子爲反謀者朕知卿必不爲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初窩斡方熾上使溫廸罕阿魯帶

守古北口及窩斡敗于陷泉入于奚中率諸奚攻古北口阿魯帶因其妻生日輒離軍六十里賊衆聞之來襲殺傷士卒甚衆阿魯帶坐除名詔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通以兵三千會舊屯兵擊之擒賊黨猛安合住未幾窩斡平乃還七年出爲北京留守上御便殿賜食及御服衣帶佩刀謂之曰以卿故老欲以均勞逸故授此職卿其勉之改東京留守封榮國公大定十一年薨年六十四謀衍性忠厚善擊毬射獵時論以爲雖智略不及其父而勇敢肖之云

仲本名石古乃體貌魁偉通女直契丹漢字其兄斡魯

爲統軍愛仲才欲使通吏事每視事常在左右遇事輒問之應對如響幹魯嘆曰此子必爲令器皇統初充護衛授世襲謀克天德元年攝其兄活女濟州萬戶部內稱治除濱州刺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知積石軍事轉同知河南尹正隆六年伐宋爲神勇軍副都總管與大軍北還除同知大興尹將兵二千益遵化屯軍備契丹遷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政尚忠信決獄公平藩部不敢寇邊召爲左副都點檢宿衛嚴謹每事有規矩後來者守其法莫能易也世宗常謂侍臣曰石古乃人直朕寢益安五年宋人請和爲姪國不稱臣仲爲報

問使仲請與宋主相見禮儀世宗曰宋主親起立接書則授之乃至宋一一如禮正隆用兵宋人執商州刺史完顏守能以歸至是仲取守能與俱還上嘉之轉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遷河南路統軍使上曰卿在禁近小心畏慎河南控制江淮爲國重地卿益勉之賜廐馬金帶玉吐鶻復有罪解職久之起爲西北路招討使改北京留守卒

海里婁室族子體貌豐偉善用稍婁室爲黃龍府萬戶海里從徙於孰吉訛母從婁室追及遼主於朔州阿敦山遼主從數十騎逸去婁室遣海里及朮得往見遼主

論之使降遼主已窮蹙待於阿敦山之東婁室因獲之
賞海里金五十兩銀五百兩幣帛二百匹綿三百兩睿
宗經略陝西海里戰却吳玠軍於涇邠之南尋遣脩棧
道宋人恐棧道成以兵來拒破其兵賞銀百五十兩奴
婢十人天眷元年擢宿直將軍與定宗磐宗儁之亂再
遷廣威將軍除都水使者改西北路招討都監歷復州
灤州刺史耶盧椀羣牧使迭刺部族節度使同知大興
尹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改武寧軍節度使廣寧尹卒
年六十二

銀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蒲家奴如遼取阿疎事久

不決乃使習古廼銀朮可繼往當是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體銀朮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遼國之狀太祖決意伐遼蓋自銀朮可等發之太祖與耶律訛里朶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朮可婁室率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大敗遼軍銀朮可爲謀克遂與婁室戍邊復與婁室渾黜婆盧火石古乃等攻黃龍府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太祖拒遼兵銀朮可守達魯古城收國二年分鴨撻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戶以銀朮可爲謀克屯寧江州遼大冊使習泥烈遣回約以七月半至而盡九月習泥烈未來上使諸軍過江

屯駐遼曳刺麻荅十三人兵士八人縱火於渾河以絕芻牧銀朮可獲之乃知遼邊吏乙薛使之太祖命釋之從都統杲克中京銀朮可與習古迺蒲察胡巴魯率兵三千擊奚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末棄兵遯遼主西奔天德銀朮可以兵絕其後遼主遂見獲後從宗翰伐宋圍太原宗翰進兵至澤州及宗翰還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銀朮可留兵圍之招討都監馬五破宋兵於文水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黃廸兵於西都谷所殺不可勝計宋樊夔施誥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據近部銀朮可與習失盃魯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於太谷宋

兵據太谷祁縣阿鵲懶拔离速復取之种師中出井陘
據榆次救太原銀术可使幹論擊之破其軍活女斬師
中於殺熊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川谷大敗之
撒里土敗宋軍於回馬口郭企忠殲宋軍於五臺及宗
翰定太原與宗望會兵于汴銀术可等攻汴城克之師
還銀术可降苛嵐寧化等軍攻嵐州拔之招降火山軍
與希尹同賜鐵券宗翰趨洛陽賽里取汝州銀术可取
鄧州殺其將李操等薩謀魯入襄陽拔离速入均州馬
五取房州擒轉運使劉吉鄧州通判王彬拔离速破唐
蔡陳三州克穎昌府沙古質别克舊穎昌宗翰會伐康

金史卷七十一 列傳
王銀術可守太原天會十年爲燕京留守天會十三年
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
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八以正隆例贈金源郡王
配饗太宗廟庭大定十五年諡武襄改配享太祖廟庭
子毅英

毅英本名撻懶幼警敏有志膽初卅角太祖見而奇之
年十六父銀術可授以甲使從伐遼常爲先鋒授世襲
謀克宗翰自太原還西京銀術可圍守之毅英在行間
屢有功宋兵數萬救太原至南關銀術可與弟拔離速
完顏婁室等擊之當隘巷間一卒揮刀向拔離速毅英

以刀斷其腕一卒復從旁以槍刺之穀英斷其槍追殺之拔太原下河東諸州攻汴京皆有功與都統馬五徇地漢上至上蔡以先鋒破孔家軍睿宗攻開州穀英先登流矢中其口睿宗親視之創未愈強起之攻大名府第功宗弼第一穀英次之攻東平穀英居最拔离速襲宋康王于揚州穀英爲先鋒拔离速追宋孟后於江南穀英前行趨潭州宋大兵在常武穀英以選兵薄其城敗千餘人明日城中出兵來戰穀英以五百騎敗之獲馬二百匹遂攻常武拔离速以諸軍爲大陣居其後穀英以五百騎爲小陣當前行卽麾兵馳宋軍宋軍亂遂

大敗之拔離速觀其周旋嘆賞之其後河東郡縣多叛
穀英以先鋒攻絳州克之復攻沁州飛砲擊其右脅昇
歸營中諸軍攻沁州三日不能下別將骨赧強起穀英
指麾士卒遂克之攝河東路都統從左監軍移刺余睹
招西北諸部穀英將騎三千五百平其九部獲生口三
千馬牛羊十五萬以先鋒破宋吳山軍再戰再勝遂劔
宋兵于隘死者不可勝計宋兵遽去宗弼再取和尚原
穀英以本部破宋五萬人遂奪新又口宗弼留兵守之
是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勢重不可徑取宗弼
用穀英策入自傍近高山叢薄翳薈間出其不意遂取

和尚原穀英請速入大散關自以本部爲殿以備伏兵
宗弼至仙人關穀英先攻之宗弼止之穀英不止宗弼
以刀背擊其兜鍪使之退穀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而
取之後必悔之已而果然宗弼嘆曰既往不咎乃班師
穀英殿且戰且却遂達秦中齊國初廢元帥右監軍撒
离喝馳驛撫治諸郡至同州故齊觀察使李世輔出迎
陽墜馬稱折臂昇歸撒离喝入城世輔詐使通判獻甲
以壯士十人被甲上廳事世輔自壁後突出執撒离喝
穀英方索馬于外變起倉卒不得入城門已閉皆有兵
衛至東門合荅雅領騎三十餘與穀英遇遂斬門者出

而世輔擁衆自西門出，穀英與台荅雅襲之一進一退，以綴世輔使不得速。世輔慮救兵至，乃要撒离喝與之盟，勿使追之。留撒离喝於道側，穀英識其聲與騎而歸。除安遠大將軍攝太原尹，四境咸治。兼攝河東南北兩路兵馬都總管。朝廷以河南陝西與宋已而復取之，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道隘騎不得逞，穀英請兵五百，薄暮先使五十人趨山巔。令之曰：「旦日視敵出，舉幟指其所向，乃以餘兵伏山谷間。明日城中人出閱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爭馳入城，穀英麾軍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軍後者望見之不

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元帥撒离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東軍穀英曰我退守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撒离喝曰計將安出穀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穀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摧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拔离速曰二子當其左右拔离速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爲疑兵可以得志撒离喝從之吳玠兵果自西原來穀英斜補出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左右軍少退拔离速當其前衝擊之遂敗玠軍僵尸枕藉大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五十一
一四
澗皆滿自此蜀人喪氣不敢復出關陝遂定歷行臺吏部工部侍郎從宗弼巡邊遷刑部尚書轉元帥左都監天德二年遷右監軍元帥府罷改山西路統軍使領西北西南兩路招討兵馬坐無功降臨海軍節度使歷平陽太原尹正隆末爲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統討契丹撤八駐軍歸化州世宗卽位於遼陽使穀英姪阿魯瓦持詔往歸化命穀英爲左副元帥就遣使召陝西統軍徒單合喜宣大定改元詔赦于西南西北招討司河東河北山東諸路州鎮調猛安軍屯京畿阿魯瓦見穀英穀英猶豫未決士卒皆欲歸世宗穀英不得已乃受詔

以元帥令下諸路亟泥馬槽二萬具諸路聞之以爲大軍且至然後遣人宣赦所至皆聽命大定元年十一月穀英以軍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議事穀英疑璋有謀乃陽許諾排節仗若將往者遂率騎從出施仁門駐兵通州見世宗于三河詔穀英以便宜規措河南陝西山東邊事二年正月至南京遂復汝潁嵩等州縣授世襲猛安入拜平章政事罷爲東京留守未行改濟南尹初穀英宿將特功在南京頗瀆貨不恤軍民詔使問以邊事穀英不答謂詔使曰爾解何事待我到闕奏陳及召入竟無一語及邊事者在相位多自專已所欲輒

自奏行之除留守輒忿忿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
上怒遂改濟南上數之曰朕念卿父有大功于國卿舊
將亦有功故改授此職卿宜知之若復不悛非但不保
官爵身亦不能保也穀英頓首謝久之改平陽尹致仕
起爲西京留守以母憂去官尋以本官起復俄復爲東
京歷上京詔曰上京王業所起風俗日趨詭薄宗室聚
居號爲難治卿元老大臣衆所聽服當正風俗檢制宗
室持以大體十五年致仕久之史臣上太宗睿宗實錄
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穀英在詔脩撰溫迪罕締達
往北京就其家問之多更定焉十九年薨年七十四最

前後以功被賞者十有一金爲兩二百五十銀爲兩六千五百絹爲疋八百綿爲兩二千馬三百十有四牛羊六千五百奴婢百三十人

麻吉銀术可之母弟也年十五隸軍中從破高麗兵下寧江州平係遼女直克黃龍府皆身先力戰以功爲謀克繼領猛安破奚兵千餘自斡魯古攻下咸信瀋州及東京諸城麻吉皆有功都統杲取中京與稍合胡拾荅別降楚里迪部屯兵高州以兵援蒙刮孛堇大破敵兵復敗恩州兵五萬人討平遼人聚中京山谷者降三千餘人戰于高州境上伏矢射之中目遂卒麻吉大小三

十餘戰所至皆捷皇統中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毅敏子沃側

沃側年十七隸軍中從拔离速擊遼將馬五敗之麻吉死領其職宗望伐宋至河上宋兵屯于河外以二舟來伺我師乃遣沃側率勇士數輩以一舟往迎之盡俘以還襲康王於江淮間沃側皆與焉師還駐東平及廢齊屯兵河北招降旁近諸營多獲畜產兵仗軍帥嘉之賞以甲馬從攻陝西爲右翼都統攻城破敵皆與有功師還正授謀克遷華州防禦使屬關中歲饑盜賊充斥沃側募兵討平之部以無事郡人列狀丐留不報未幾除

迪列部族節度使改迭刺部用廉入爲都水使者秩滿同知燕京留守事爲西北路招討使撒八秩滿已數月冒其俸祿不卽解去沃側發其事撒八反沃側遇害

拔离速銀朮可弟天輔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將會斜也于奚王嶺遼兵奄至古北口使婆盧火渾黜各領兵二百擊之渾黜請濟師宗翰欲自往希尹婁室曰此易與耳請以千人爲公破之渾黜以騎士三十人前行至右北口遇其遊兵逐入山谷遼人以步騎萬餘追戰亡騎五人渾黜退據關口希尹婁室至拔离速訛謀罕胡實海推鋒奮擊大破之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希尹與

撒里古獨裴滿突撚敗其伏兵殺十餘人獲馬百餘匹
婁室拒夏人出陵野嶺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
銀朮可圍太原近縣先已降宋軍來救太原者復據太
谷祁縣拔离速阿鶻懶復取之宋姚古軍隆州谷拔离
速敗之張灝兵出汾州又擊走之天會四年克太原拔
离速爲管勾太原府路兵馬事復與婁室敗宋兵于文
水遂從宗翰圍汴與銀朮可略地襄鄧入均州還攻唐
蔡陳三州皆破之克潁昌府遂與秦欲馬五襲宋康王
于揚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天會十五年遷元帥左都
監宗弼再定河南撒离喝經略陝西至涇州拔离速大

破宋軍于渭州渭州德順軍皆降陝西平遷元帥左監軍加金吾衛上將軍卒諡敏定

習古迺亦書作實古迺嘗與銀朮可俱往遼國取阿疎還言遼人可取之狀太祖始決意伐遼矣婆盧火取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出奔太祖使習古迺追之不及後爲臨潢府軍帥討平迭刺其羣官率衆降者請使就領諸部太宗賜以空名宣頭及銀牌使以便宜授之獲遼許王莎邏駙馬都尉蕭乙辛遼梁王在紇里水雅里自立不知果在何處至是始知之於是徙遼降人於秦州時暑未可徙習古迺請姑處之嶺西及習古迺築新城

於契丹周特城詔置會平州烏虎里部人迪烈劃沙率部族降朝廷以撻僕野爲本部節度使烏虎爲都監習古迺封還撻僕野等宣誥以便宜加撻僕野散官填空名告身授之及錄上降附有勞故官八百九十三人朝廷從之於是迪烈加防禦使爲本部節度使劃沙加諸司使爲節度副使知迪烈底部事撻離荅加左金吾衛上將軍節度副使知突鞠部事阿臬加觀察使爲本部節度其餘遷授有差以麗葛城之地分賜烏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其未墾者聽任力占射久之領咸州烟火事天輔六年完顏慎思所部及其餘未置猛安謀

克戶口命習古迺通閱具籍以上天會十年改南京路
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習古迺爲都統移治東京鎮
高麗

贊曰金啓疆土幹魯幹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婁
室最先封泰州之邊圉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闍母
之勤勞南路婁室之經營陝西銀朮可之圍守太原勞
亦至矣幹魯古之不治闍母之敗譴罰之亟諸將懼焉
夫能以弱小終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朮可習古迺觀人
之國而知其可伐古語云國有八觀善矣夫

金史卷七十二

金史卷七十二考證

婁室傳○婁室宋史作婁宿

金史卷七十一考證

金史卷七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一

阿离合懣

晏 本名幹論

宗尹 本名阿里罕

宗寧 本名阿土古

宗道 本名八十

宗雄 本名謀良虎

阿鄰

按荅海

希尹 本名谷神

守貞 本名左廕

守能 本名胡刺

阿离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臘醅麻產起兵據暮稜水烏春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臘醅暮稜水人尚反側不自安使阿离合懣往撫察之

與斜鉢合兵攻窩謀罕烏春已死窩謀罕棄城遯去後從撒改討平留可阿离合懣功居多太祖擒蕭海里使阿离合懣獻馘于遼太祖謀伐遼阿离合懣實贊成之及舉兵阿离合懣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离合懣昱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卽位阿离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爲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頃之爲國論乙室勃極烈爲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脩本朝譜牒見

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卽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入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爲奏奏有誤語卽哂之宗翰從傍爲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上聞阿离合懣臨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臣也哭之慟及葬上親臨熙宗時追封隋國王天德中

金史卷之十三 列傳
改贈開府儀同三司隋國公大定間配饗太祖廟廷諡
曰剛憲子賽也幹論賽也子宗尹

晏本名幹論景祖之孫阿离合懣次子也明敏多謀略
通契丹字天會初烏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籌策
召問稱旨乃命督扈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
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得成
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楫艤江令諸軍據高山連
木爲柵多張旗幟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
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遂大破之據險之衆
不戰而潰月餘一境皆定師還授左監門衛上將軍爲

廣寧尹入爲吏禮兩部尚書皇統元年爲北京留守改
咸平尹徙東京天德初封葛王入拜同判大宗正事進
封宋王授世襲猛安海陵遷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
銀牌二累封豫王許王又改越王貞元初進封齊時近
郊禁圍獵特畀晏三百人從獵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
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爲臨潢尹遂致仕還居
會寧海陵南伐世宗爲東京留守將士皆自淮南來歸
晏之子憇里乃亦自軍前率衆來歸世宗白彥敬等在
北京聞憇里乃等逃還使會寧同知高國勝拘晏家族
上旣卽位遣使召晏旣又遣晏兄子鶻魯補馳驛促之

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卽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宴勞
彌日未幾兼都元帥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禮畢上
將獵有司已夙備晏諫曰邊事未寧畋游非所宜也上
嘉納之因謂晏等曰古者帝王虛心受諫朕常慕之卿
等盡言毋隱進拜太尉復致仕還鄉里是歲薨詔有司
致祭賻贈銀幣甚厚

宗尹本名阿里罕以宗室子充護衛改牌印祇候授世
襲謀克爲右衛將軍歷順天歸德彰化唐古部族橫海
軍節度使正隆南伐領神略軍都總管先鋒渡淮取揚
州及瓜州渡大定二年改河南路副都統駐軍諸州之

境是時宋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潑及漢軍二千人
宗尹遣萬戶李木魯定方完顏阿喝懶夾谷清臣烏古
論三合渠離訛只將騎四千往攻之遂復取汝州除大
名尹副統如故頃之爲河南路統軍使遷元帥左都監
除南京留守上曰卿年少壯而心力多滯前任點檢京
尹勤力不怠而處事迷錯勉脩職業以副朕意賜通犀
帶廐馬八年置山東路統軍司宗尹爲使遷樞密副使
錄其父功授世襲蒲與路屯河猛安并親管謀克除太
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上問宰臣曰宗尹雖才無大過
人者而性行淳厚且國之舊臣昔爲達官卿等尚未信

也朕欲以爲平章政事何如宰執皆曰宗尹爲相甚協衆望卽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國公兼太子太傅是時民間苦錢幣不通上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錢大定初軍事未息調度不繼故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悉宜罷去上曰卿留意百姓朕復何慮太尉守道老矣捨卿而誰於是養馬等錢始罷他日上謂宰臣曰宗尹治家嚴密他人不及也顧謂宗尹曰政事亦當如此矣有頃北方歲饑軍食不足廷議輸粟賑濟或謂此雖不登而舊積有餘秋成在近不必更

勞輸輓宗尹曰國家平時積粟本以備凶歲也必待秋成則憊者衆矣人有損瘠其如防戍何上從之宗尹乞令子銀朮可襲其猛安會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襲其謀克凡承襲人不識女直字者勒令習學世宗曰此二子吾識其一習漢字未習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漢字曾學其一者卽許承襲遂著于令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問宰臣曰宗尹何爲不入朝太尉守道以疾對上曰丞相志寧嘗言若詔遣征伐所不敢辭宰相之職實不敢當宗尹亦豈此意邪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上曰臨潢烏古里石壘歲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三

月過東京謁太后陵寢五月可達上京春月鳥獸孳孕東作方興不必蒐田講事卿等以爲何如宗尹曰南道歲熟芻粟賤宜如聖旨遂由南道往焉世宗至上京聞同簽大宗正事宗寧不能撫治上京宗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謂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懲戒之宗尹奏曰隨仕之子父沒不還本土以此多好游蕩上命召還宴宗室于皇武殿擊毬爲樂上曰賞賜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槩遷官欲令諸局分收補其間人材孰可者宗尹對曰奉國幹準之子按出虎豫國公昱之曾孫阿魯可任使上曰度可任何職更訪其餘以聞詔以按出虎

阿魯爲奉御二十七年乞致仕世宗曰此老不事事從其請可也宰臣奏曰舊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總天下事非養老之地若不堪其職朕亦有愧焉如賢者在朝利及百姓四方瞻仰朕亦與其光美宰臣無以對宗尹入謝上曰卿久任外官不聞有過失但恨用卿稍晚今精力似衰矣省事至煩若勉留卿則四方以朕爲私卿亦不自安也頃之上問宗尹子汝父致仕將居何所其子曰聚屬旣多不能復在京師上遣使問宗尹曰朕欲留卿時相從游卿子之言如此今定如何宗尹曰臣豈不欲在此但餘閑之年猶在輦下恐聖主心困耳旣哀

老臣不忍擯棄時時得瞻望天顏臣豈敢他往鄉里故老無存者雖到彼尚將與誰游乎於是賜甲第一區凡宴集畋獵皆從焉二十八年薨

宗寧本名阿土古系出景祖太尉阿离合懣之孫性勤厚有大志起家爲海陵征南都統戰瓜洲渡功最歷祁州刺史大定二年爲會寧府路押軍萬戶擢歸德軍節度使時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絕移鎮寧昌軍改知臨潢府事移天德軍世宗嘗謂宰臣曰宗寧志慮雖淺然所至人皆愛之卽命爲行軍右翼都統爲賀宋正旦使累遷兵部尚書授隆州

路和團猛安烈里沒世襲謀克出知大名府事徙鎮利涉軍俄同簽大睦親府事宗寧多病世宗欲以涼地處之俾知咸平詔以其子符寶郎尙爲韓州刺史以便養無幾入授同判大睦親府事拜平章政事明昌二年薨宗寧居家約儉如寒素臨事明敏其鎮臨潢鄰國有警宗寧聞知乏糧卽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得粟卽遁去邊人以窩斡亂後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牛旣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

宗道本名八十上京司屬司人系出景祖太尉訛論之少子也通周易孟子善騎射大定五年充閣門祇候累

除近侍局使右丞相烏古論元忠左將軍僕散揆等嘗
燕集有所竊議宗道卽密以聞世宗嘉之授右衛將軍
出爲西南路副招討章宗卽位改同知平陽府事陝西
路副統軍左宣徽使移刺仲方舉以自代除西北路招
討使故事諸部駕馬八百餘疋宗道辭不受諸部悅服
邊鄙順治提刑司察廉召爲殿前右副都點檢尋除陝
西路統軍使以鎮靜得軍民心特遷三階兼知京兆府
事時夏旱俾長安令取太白湫水步迎於遠郊及城而
雨是歲大稔人以爲精意所感刊石紀之承安二年爲
賀宋正旦使尋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

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寃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貨五千餘貫三年不償萬埋索爲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其明後乞致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立像於層觀以時祭之移知臨洮以病解泰和四年卒贈龍虎衛上將軍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旣長風表奇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謙謹人

愛敬之康宗沒遼使阿息保來乘馬至靈帷階下擇取
賄贈之馬太祖怒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止太祖
將舉兵宗雄曰遼主驕侈又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
蕭海里而我兵擒之太祖善其言攻寧江州渤海兵銳
甚宗雄以所部敗渤海兵以功授世襲千戶謀克太祖
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摧鋒力戰功多達魯古城之役
宗雄將右軍身先士卒戰遼兵當右軍者已却上命宗
雄助左軍擊遼兵宗雄繞遼兵後擊之遼兵遂大潰乘
勝逐北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突圍出追殺至乙呂白
石而還上撫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不濟以御服賜之

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馳門諸將皆曰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追及遼帝于護步荅岡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擊遼兵馬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宗雄功執其手勞之以御介冑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斜也攻春州宗雄與宗幹婁室取金山縣行近白鷹林獲候者七人縱其一人使歸縣人聞大軍至迺潰遂下金山縣與斜也俱取泰州太祖自將取臨潢府遣宗雄先啓行遇遼兵五千宗雄與戰大軍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撻不野降上以

其女與宗雄賞其啓行破遼援兵之攻也旣而與蒲家奴按視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上從之由是徙萬餘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也西京旣降復叛時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旣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雄黃金百兩衣十襲及奴婢等與宗翰等擊耿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東四十里大破之迎謁太祖于鴛鴦灤從至歸化州疾篤宗幹問所欲言宗雄曰國家大

業既成主上壽考萬年肅清四方死且無恨天輔六年薨年四十太祖來問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羣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比賻贈加等詔合扎千戶駙馬石家奴護喪歸葬於歸化州仍於死所建佛寺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金國初建立法定制皆與宗幹建白行焉及與遼議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翰希尹主其事而材武躡捷挽強射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麋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彀滿步

射獲之宗雄方逐兔撻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輕健如此天眷中追封太師齊國公天德二年加秦漢國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楚王諡威敏配享太祖廟廷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蒲魯虎按答海阿鄰孫常春胡里刺胡刺鶻魯茶札怕入訛出初宗幹納宗雄妻海陵銜之及篡位使宿直將軍晁霞牌印閭山往河間囚宗雄妻於府署明日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茶札之子七人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濠水大定十七年詔有司收葬初蒲魯虎襲猛安蒲魯虎

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桓端襲之官至金吾衛上將軍
桓端卒子裊類未襲而死章宗命宗雄孫蒲帶襲之蒲
帶大定末累官同簽大睦親府事章宗卽位初置九路
提刑司蒲帶爲北京臨潢提刑使詔曰朕初卽位憂勞
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溷吾
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采訪之官自
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愍乃事自熙
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卽位凡數歲輒一遣黜
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
或謂廉問使者頗以愛憎立殿最以問宰相宰相曰臣

等復爲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於卽位之初行之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慶和殿上曰建立官制當寬猛得中凡軍民事相涉者均平決遣鈴束家人部曲勿使沮擾郡縣事今以司獄隸提刑司惟冀獄犴無冤耳旣退復遣近臣諭之曰卿等皆妙簡才良付以專責盡心舉職別有旌賞否則有罰明年蒲帶乃襲猛安云

阿鄰穎悟辯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幼時嘗入宮熙宗見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年十八授定遠大將軍爲順天軍節度使天德二年用廉遷益

都尹兼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歷泰寧定海鎮西安國
等軍節度海陵南伐以爲神勇武平等軍都總管由壽
州道渡淮與勸農使移刺元宜合兵三萬爲先鋒是歲
十月至廬州與宋將王權軍十餘萬戰于柘臯鎮渭子
橋敗之至和州南復與王權軍八萬餘會戰又敗之追
殺至江上斬首數千級上卽位于遼陽海陵死大軍北
還將渡淮而舟楫甚少軍士爭舟不得亟渡阿隣得生
口知可涉處識以柳枝命本部涉濟旣至北岸而諸軍
之爭渡者果爲宋人邀擊之及入見上聞阿鄰淮上戰
功又以全軍還遷兵部尚書監督經畫征窩斡諸軍糧

金史卷之十三 列傳
餉授以金牌一銀牌四窩幹敗還至懿州以疾卒喪至京師上命致祭于永安寺百官赴吊賻銀五百兩重綵三十端絹百匹

按荅海又名阿魯綰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輕發有父之風年十五太祖賜以一品傘二十餘御毬場分朋擊毬連勝三算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荅海爲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天眷二年襲父猛安除大宗正丞以猛安讓兄子喚端加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金源郡王進封譚王遷同判大宗正事別授世襲猛安海陵

將遷中都按荅海諫曰棄祖宗興王之地而他徙非義也海陵不悅留之上京久之進封鄆王改封魏王除濟南尹按荅海不堪卑濕多在病告海陵聞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奪王爵改廣寧尹世宗卽位于東京赦令至廣寧弟燕京勸按荅海拒弗受按荅海受之會海陵遣使至城下按荅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遼陽勢不能抗聊且從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譙樓與使者語指斥不遜及諸郡皆詣東京按荅海兄弟亦上謁有司議旣拜赦令復有異言持兩端請併誅之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按荅海爲弟所惑耳於是釋按荅海

乃誅燕京不數日復判太宗正事再遷太子太保封蘭陵郡王改勸農使海陵時自上京徙河間土瘠詔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從便遷居近地乃徙平州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進金源郡王致仕大定八年召見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幾人邪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預巡幸毬獵宴會十四年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曰汝輩勿以生富貴中而爲暴戾宜自謙退海陵以猜忌剪滅宗室我以純謹得免死耳汝輩惟日爲善勿墜吾家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行

陣或從太祖或從撒改或與諸將征伐比有功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通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遼人迪六和尚雅里斯棄中京走希尹與迪古乃婁室余睹襲之迪六等聞希尹兵復走遂降其旁近人民而還奚人落虎來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節度使訛里刺訛里刺以本部降宗翰駐軍

北安使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于鴛鴦灤宗翰遂請進兵宗翰將會都統杲于奚王嶺遼兵屯古北口使婆盧火將兵二百擊之渾黜亦將二百人爲後援渾黜聞遼兵衆請益兵宗翰欲親往希尹婁室曰此小寇請以千兵爲公破之渾黜至古北口遇遼遊兵逐之入谷中遼步騎萬餘迫戰死者數人渾黜據關口希尹等至大破遼兵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復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遂與宗翰至奚王嶺期會於羊城灤宗翰襲遼帝于五院司希尹爲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明日希尹得降

人麻哲言遼主在漠委輜重將奔西京幾及遼主于白水灤南遼主以輕騎遜去盡獲其內庫寶物遂至西京西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遼主而還及宗翰入朝希尹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是時夏人已受盟遼主已獲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國與婁室書責諸帥棄盟軍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書且奏曰聞夏使人約大石取山西諸郡以臣觀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軍入其境不知信與否也大石合謀不可不察其嚴備之及大舉伐宋希尹爲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主以歸師還賜希尹鐵券除當赦不原之罪

餘釋不問宗翰伐康王希尹追之于揚州康王遂去後
與宗翰俱朝京師請立熙宗爲儲嗣太宗遂以熙宗爲
諸班勃極烈熙宗卽位希尹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加
開府儀同三司希尹爲相有大政皆身先執咎天眷元
年乞致仕不許罷爲興中尹二年復爲左丞相兼侍中
俄封陳王與宗幹共誅宗磐宗雋三年賜希尹詔曰師
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竊議
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章敗遂賜死并殺右丞
蕭慶并希尹子同脩國史把荅符寶郎漫帶是時熙宗
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皇統三年上知希

尹實無他心而死非其罪贈希尹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之蕭慶銀青光祿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諡貞憲孫守道守貞守能守道自有傳

守貞本名左鷹貞元二年襲祖谷神謀克大定改元收充符寶祇候授通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遷北京留守移上京坐安置契丹戶民部內娶妻杖一百除名二十五年起爲西京警巡使世宗愛其剛直授中都左警巡使遷大興府治中進同知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臺奏守貞治有善狀世宗因謂侍臣曰守貞勲臣子又有

材能全勝其兄守道它日可用也章宗卽位召爲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守貞與脩起居注張曄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閣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視朝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緣侍從官每遇視朝正合侍立自來左司上殿諫官脩起居注不避或侍從官除授及議便遣始令避之比來一例令臣等迴避及香閣奏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所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何所開說似非本設官之義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上從之尋爲賀宋生日使還

拜參知政事時上新卽政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如何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屬精無倦耳久之進尚書左丞授上京世襲謀克明昌三年夏旱天子下詔罪已守貞惶恐表乞解職詔曰天嗇時雨荐歲爲災所以警懼不逮方與二三輔弼圖回遺闕宜思有以助朕脩政上荅天戒消沴召和以康百姓卿達機務朕所親倚而引咎求去其如思助何守貞懇辭乃出知東平府事命參知政事夾谷衡諭之曰卿勲臣之裔早登臚仕才用聲績朕所素知故嗣位之初擢任政

府于今數載毗贊實多既久任繁劇宜均適逸安矧內
外之職亦當更治今特授卿是命東平素號雄藩兼比
年饑歉正賴經畫卿其爲朕往綏撫之仍賜金幣廐馬
以寵其行它日上問宰臣守貞治東平如何對曰亦不
勞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誠有餘矣右丞劉瑋曰方
今人材無出守貞者淹留于外誠可惜也上默然尋改
西京留守監察御史蒲刺都劾奏守貞前宴賜北部有
取受事不報右拾遺路鐸上章辯之四年召拜平章政
事封蕭國公上御後閣召守貞曰朕以卿乃太師所舉
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過門下人少慎擇復與

丞相不協以是令卿補外載念我昭祖太祖開創以來
乃祖佐命積有勲勞茲故召用卿其勉盡乃心與丞相
議事宜相和諧率循舊章無輕改革因賜玉帶併以蒲
刺都所彈事與之曰朕度卿必不爾故以示卿舊制監
察御史凡八員漢人四員皆進士而女直四員則文資
右職叅注守貞曰監察乃清要之職流品自異俱宜一
體純用進士一日奏事次上問司吏移轉事守貞曰今
吏權重而積弊深移轉爲便上嘗歎文士卒無如党懷
英者守貞奏進士中若趙灑王庭筠甚有時譽上曰出
倫者難得爾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然國家培養

久則人材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漢人進士得人居多此舉更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大定後才許敘使經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爲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爲常選天德間尋以停罷陛下卽位復立是科朝廷寬大放及百數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宜稍裁減以清流品又言節用省費之道竝嘉納焉先是鄭王允蹈等伏誅上以其家產均給諸王戶部郎中李敬義言恐因之生事上又以董壽爲宮籍監都管勾竝下尚書省議守貞奏陛下欲以允蹈等家產分賜

懿親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減諸王弓矢府尉司其
出入臣以爲賜之無害如董壽罪人也特恩釋之已爲
幸矣不宜更加爵賞上是守貞所言自明昌初北邊屢
有警或請出兵擊之上曰今方南議塞河而復用兵於
北可乎守貞曰彼屢突軼吾圍今一懲之後當不復來
明年可以見矣上因論守禦之法守貞曰惟有皇統以
前故事捨此無法爾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國朝故事
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雜亂無貫章
宗卽位乃更定脩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
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善類接援後進朝

廷正人多出入門下先是上以疑忌誅鄭王允蹈後張汝弼妻高陀韓獄起意又若在鎬王允中時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疏陳時事思有以寬解上意右拾遺路鐸繼之言尤切直帝不悅守貞持其事獄久不決帝疑有黨乃出守貞知濟南府事仍命卽辭前舉守貞者董師中路鐸等皆補外上語宰臣曰守貞固有才力至其讀書方之真儒則未也然太邀權譽以彼之才而能平心守正朝廷豈可少離今茲令出蓋思之熟矣俄以在政府日嘗與近侍竊語宮掖事而妄稱奏下上命有司鞫問守貞款伏奪官一階解職遣中使持詔責諭之曰挾

姦罔上古人常刑結援養交臣之大戒孰謂予相乃蹈厥辜爾本出勲門寢登臚仕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閱歲時升爲宰輔每期納誨共致太平蓋求所長不考其素拔擢不爲不峻任用不爲不專曾報効之弗思輒私權之自樹交通近侍密問起居窺測上心預圖趨向繇患失之心重故欺君之罪彰指所無之事而妄以肆誣實未始有言而謂之嘗諫義豈知於歸美意專在於要君其飾詐之若然豈爲臣之當耳復觀彈奏益見私情求親識之援而列布宮中縱罪廢之餘而出入門下而又凡有官使斂爲已恩謂皆涉於回邪不宜任之中外

質之清議固所不容揆之乃心烏得無愧姑從輕典庸示薄懲仍以守貞不公事宣諭百官於尚書省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禦使五年改部羅火扎石合節度使過關上賜手詔責諭之令赴職久之遷知都府事時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安撫乃移知濟南府卒上聞而悼之勅有司致祭賻贈禮物依故平章政事蒲察通例諡曰肅守貞剛直明亮凡朝廷論議及上有所問皆傳經以對上嘗與泛論人材守貞乃迹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故爲胥持國輩所忌竟以直罷後趙秉文由外官入翰林遽上書言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問

君子小人謂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叅知政事胥持國其爲天下推重如此

守能本名胡刺累官商州刺史正隆末宋人陷商州守能被執大定五年宋人請和誓書曰俘虜之人盡數發還完顏仲爲報問國信使求守能及新息縣令完顏按辰於宋遂與俱歸守能等至京師入見詔給舊官之俸大定十九年爲西北路招討使是時詔徙窩斡餘黨于臨潢泰州押刺民列嘗從窩斡其弟闡敵也當徙僞稱身亡以馬賂守能固匿不遣及受賕補賽也蕃部通事事覺是時烏古里石壘部族節度副使奚沙阿補杖殺

無罪鎮邊猛安尚書省俱奏其事上曰守能由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貪墨向者招討司官多進良馬橐駝鷹鵠等物蓋假此以率斂爾自今竝罷之因責其兄守道曰守能自刺史躡遷招討外官之尊無以踰此前招討哲典以貪墨伏誅守能豈不知乃敢如此其意安在爾之親弟何不先訓戒之也上謂宰臣曰監察專任糾彈宗州節度使阿思懣初之官途中侵擾百姓到官舉動皆違法度完顏守能爲招討使貪冒狼藉凡達官貴人皆未嘗舉劾幹賭只羣牧副使僕散那也取部人毬杖兩枝卽便彈奏自今監察御史職事脩舉然後遷除不舉

職者大則降罰小則決責仍不得去職尚書省奏守能
兩賊俱不至五十貫抵罪奚沙阿補解見居官并解世
襲謀克上曰此舊制之誤居官犯除名者與世襲併罷
之非犯除名者勿罷遂著于令特詔守能杖二百除名
贊曰阿离合懣之善頌宗雄之強識希尹之敏學益之
以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金史卷七十三

金史卷七十二考證

完顏希尹傳○松漠紀聞悟室者女真人或云悟室名

希尹

金史卷七十三考證

金史卷七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二

宗翰

本名粘罕 子斜哥

宗望

本名幹離不 子齊 京 文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
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
敗遼師于境上獲耶律謝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顏希尹
來賀捷卽稱帝爲賀及太宗以下宗室羣臣皆勸進太
祖猶謙讓宗翰與阿离合懣蒲家奴等進曰若不以時

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決遼都統耶律訛里朶以二十餘萬戍邊太祖逆擊之宗翰爲右軍大敗遼人于達魯古城天輔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卽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羣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醕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

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
進取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
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魯宗幹宗
磐副之宗峻領合札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導取中
京實北京旣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
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
遣希尹經畧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廼知遼主獵
于鴛鴦溼殺其子晉王敖魯翰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
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盪温都移刺保報都
統杲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

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杲使奔睹與移刺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卽整衆俟兵期及奔睹至知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卽決策進兵使移刺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軍會于何地幸以見報宗幹勸杲當如宗翰策杲意乃決約以奚王嶺會議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杲會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于羊城灤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

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遜去
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
城東四十里蒲察烏烈谷赫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
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
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弟扎保迪沒
于陣天眷中贈扎保迪特進云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
部族謁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希
尹撻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旣以燕京與宋人還
軍次鴛鴦渚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爲都統昞勃極烈
昱迭勃極烈幹魯副之駐軍雲中太宗卽位詔宗翰曰

寄爾以方面當遷官資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頭百道給之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當與之諸將獲耶律馬哥宗翰歸之京師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撻懶石古乃精兵討諸部詔曰宗望軍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先皇帝時山西南京諸部漢官軍帥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以

朝命詔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詔勅從事卿等度其勤力而遷授之宗翰復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日月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請上以宗翰破遼經畧夏國奉表稱藩深嘉其功以馬十匹使宗翰自擇二匹餘賜羣帥及幹魯奏宋

不遣歲幣戶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諸路戶籍按籍索之而閻母再奏宋敗盟有狀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諸班勃極烈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爲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朮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盂縣復留銀朮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

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睹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畧使張孝純等鶻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刺答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河爲界復請修好不克和丙辰銀朮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

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勗就軍中勞
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王及其
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充冕車輅祭器大樂
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叛逆外餘
皆不問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
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
詔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
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
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昌汝
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

是時河東寇盜尚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脩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答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畧定五路旣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

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
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婆盧火監戰平
陝西銀朮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
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府權邦彥棄
家宵遯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
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
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离
速烏林答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
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
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

致書元帥府稱大宋皇帝備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
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
月七日兩書皆然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撻懶
宗弼拔离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
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
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
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語在劉豫傳歸德叛都統大兀
里平之初太宗以斜也爲諳班勃極烈天會八年斜也
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孫宗幹等不以言
太宗而太宗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京師謂宗幹曰儲

嗣虛位頗久合刺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議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乃從之遂立熙宗爲諳班勃極烈於是宗翰爲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熙宗卽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詔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間改贈秦王諡桓忠配享太祖廟廷孫秉德斜哥秉德別有傳

斜哥累官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都統與副統完顏布輝自東京先赴中都輒署置官

吏私用官中財物世宗至中都事覺斜哥當死布輝當除名詔寬減斜哥除名布輝削兩階解職二年起爲大宗正丞除邠州刺史坐贓枉法當死詔杖一百五十除名遣左衛將軍夾谷查刺諭斜哥曰卿何面日至鄉中與宗族相見今徙邠州以家人自隨俟汝身死聽家人從便久之起同知興中尹遷唐括部族節度使歷開遠順義軍斜哥前在雲內受贓御史臺劾奏上謂宰臣曰斜哥今三犯矣蓋其資質鄙惡如此令強幹吏鞫之獄成法當死上曰斜哥祖父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復起爲勸農副使

贊曰宗翰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臨潢既捷諸將皆有怠忽之心而請伐不已越千里以襲遼王諸將皆有畏顧之心而請期不已觀其欲置江淮專事陝服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甫釋干戈斂衽歸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宗望本名幹魯補又作幹离不太祖第二子也每從太祖征伐常在左右都統杲已克中都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主在鴛鴦濼宗翰請襲之杲出青嶺遼兵三百餘掠降人家貲宗望曰若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在虛實遂與宗弼率百騎進騎多罷乏獨與

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騎趣後軍卽馳擊
敗之生擒五人因審遼主尚在鴛鴦灤未去無疑也於
是進兵宗翰倍道兼行追遼主于五院司不及婁室等
追之至白水灤遼主走陰山遼秦晉國王捏里自立于
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
至京師百官入賀上曰宗望與十餘騎經涉兵寇數千
里可嘉也上宴羣臣歡甚宗望奏曰今雲中新定諸路
遼兵尚數萬遼主尚在陰山天德之間而捏里自立于
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諸將望陛下幸軍中也
上曰懸軍遠伐授以成筭豈能盡合機事朕以六月朔

啓行既次大灤西南杲使希尹奏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郡于內地上顧謂羣臣曰徙諸部人當出何路宗望對曰中京殘敝芻糧不給由上京爲宜然新降之人遽爾騷動未降者必皆疑懼勞師害人所失多矣上京謂臨潢府也上廼下其議命軍帥度宜行之上聞遼主在大魚灤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追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余賭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遯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

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
高阜下平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
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卽遯去
遼兵遂潰宗望等還上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宗望以
騎兵千餘追之蒲家奴爲後繼太祖已定燕京幹魯爲
都統宗望副之襲遼主于陰山青塚之間宗望婁室銀
朮可以三千軍分路襲之將至青塚遇泥濘衆不能進
宗望與當海四騎以繩繫遼都統林牙大石使爲鄉導
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女見敵兵奄至
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胡盧瓦妃

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女骨欲餘里衍幹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幹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使孛迭赤狗兒皆降得車萬餘乘惟寧王雅里及其長女乘軍亂亡去婁室銀朮可獲其左右輿帳進至掃里門爲書以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遯去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追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照里特末胡巴魯背答別獲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于行在太祖曰此羣臣之功也遂寘璽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錄諸

帥功加賞焉遼主乃使謀盧瓦持兔鈕金印請降宗望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石晉北遷事遂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所以沮疑其救遼之心也宗望趨天德遼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吳十回皆言夏國迎護遼主渡大河矣宗望乃傳檄夏國曰果欲附我當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及遼秦王等以俘見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餘里行賜之闍母與張覺戰大敗於兔耳山上使宗望問狀就以闍母軍討張覺降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覺敗宵遁奔宋語在覺傳城中人執覺父及

其二子來獻宗望殺之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
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
固爲都統劫府庫括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賞破張覺功
及有功將士各有差初張覺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責宋
人納叛人且徵軍糧久不聞問宗望欲移書督之請空
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新附長吏職
員仍舊已命諸路轉輸軍糧勿督於宋給銀牌十空名
宣頭五十道及遷潤來隰四州人徙于潘州者俟畢農
各復其業乃詔咸州輸粟宗望軍張敦固以兵八千分
四隊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曰屢嘗拒戰不

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遙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
闍母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
如舊別勅有司輕徭賦勸稼穡疆場之事一決於宗望
又曰議索張覺及逋亡戶口於宋聞比歲不登若如舊
徵斂恐民匱乏度其糧數賦之射糧軍願爲民者使復
田里小大之事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
勲賢及有民望者爲南京留守及諸闕員仍具姓名官
階以聞是時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甚衆宗望
乞選良吏招撫上從之上召宗望赴闕而闍母克南京
兵執僞都統張敦固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

無割山西地與宋幹魯亦言之闍母論奏宋渝盟有驗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曰徵歲幣於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爾軍及六部東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度盧幹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望索戶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請伐宋曰苟不先之恐爲後患宗翰亦以爲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實啓之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闍母於臣爲叔父請以闍母爲都統臣監戰事上從之以宗望監闍母劉彥宗兩軍戰事宗望至三河破郭

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蒲葦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
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匹甲胄五萬
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彥劉璧率兵二千來
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遇中山三萬人於阨隘之地力
戰死之朮烈速活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
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鄲宋李鄴請修舊好
宗望留軍中不遣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
以爲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
軍事太宗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四年正月己巳
諸軍渡河取滑州使吳孝民入汴以詔書問納平州張

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黃河爲界納質奉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請爲伯姪國効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書用伯姪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爲質沈晦以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二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問舉兵之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宗望輟弗攻改肅王樞爲質康王構遣歸師還河北兩鎮不下遂分兵討之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

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爲右副元帥
有功將士遷賞有差頃之宋少帝以書誘余睹蕭仲恭
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律鐸
破敵兵三萬于雄州殺萬餘人那野敗宋軍七千於中
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四萬人
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東還遂克真定殺知
府李邈得戶三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十一月戊辰
宗望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
降臨河縣至大名縣德清軍開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
騎兵三千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

覆宋兵千人擒數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遏宋援兵奔時那野賽刺臺實連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出自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五千使當海忽魯雛鶻失擊敗之癸巳宗翰自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宗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乃西上涼陘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旣分畫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遂

阻命堅守其申論招輯安全之儻堅執不移自當致討
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毀蕩者當底於罰是月宗望
薨天會十三年封魏王皇統三年進許國王又徙封晉
國王天德二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廟廷正
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諡桓肅子齊京文
初遼帝之奔陰山也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男慎
思俱被擒都統杲使阿鄰護送得里底和尚雅里斯等
入京師得里底道亡太祖誅阿鄰和尚弟道温爲興中
尹太祖使謾都本以兵千人與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
去不克至興中城下以矢繫書射城中教道温毋降事

泄謾都本責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對曰以忠報國何反覆之有雖死不恨乃殺之既而宗望軍遇遼都統孛迭等道温在其中相與隔水而語宗望承制招之孛迭唯諾無降意宗望謂道温曰汝兄和尚因戰而獲未嘗加罪後以叛誅能無痛悼道温曰吾兄辱於見獲榮於死國宗望顧馬和尚曰能爲我取此乎對曰能遂以所部渡水擊敗其衆直趨道温射中其臂獲而殺之

齊本名受速長身美髯天眷三年以宗室子授鎮國王將軍皇統元年遷光祿大夫正隆六年遷銀青榮祿大夫大定初遷特進加安武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齊

以近屬上所寵遇而性庸滯無材能大定三年罷節度官給隨朝三品俸累官特進卒弟京弟文皆以謀反誅世宗盡以其家財產與齊之子齧住詔齊妻曰汝等皆當緣坐有至大辟及流竄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問且以其家產賜汝子宜悉朕意十五年上召英王爽謂曰卿於諸公主女子中爲齧住擇婚其禮幣命有司給之俄襲叔父京山東西路徒母堅猛安

京本名忽魯以宗室子累遷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遷工部尚書改禮部兵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間尹正隆二年例封

潘國公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益都尹六年坐違制
立春日與徒單貞飲酒降灤州刺史未幾改絳陽軍節
度使海陵遣護衛忽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走入汾
州境得免世宗卽位來見于桃花塢復判大宗正事封
壽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不視朝減膳
徹樂詔京代拜行禮世宗懲創海陵疎忌宗室加禮京
兄弟情若同生謂京等曰朕每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
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必審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
能盡善每令羣臣集議庶幾無過舉也是時伐宋未罷
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給全俸京家人數百口財用少上

聞之賜金一百五十兩重綵百端絹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廐馬京到西京京妻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爲邦榮察其意乃詐爲圖識作詩中有鶻魯爲之語以獻於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謠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往鞠之京等皆款伏獄成還奏上曰

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上田遣兀古出劉琬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爲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爲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詔于樓煩縣爲京作第一區月給節度廩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上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如何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爲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

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
聖訓乃遣使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
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頃在大名以賊得罪止削左遷
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
緣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子鼂住卿宜悉此
意二十年十一月上問宰臣曰京之罪始於其妻妾卜
休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但
廩給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爲非宜
上曰朕若修德何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
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爲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久

乃止

文本名胡刺皇統間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軍居中京海陵篡立賜錢二萬貫是時左淵爲中京轉運使市中有穢術敲仙者文與淵皆與之游海陵還中京文召敲仙詰問窮竟本末旣而殺之于市責讓文淵貞元元年除秘書坐與靈壽縣主阿里虎有姦杖二百除名俄復爲秘書監封王正隆例封鄖國公以喪去官起復翰林學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留京師奉朝請三年賜上常御條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卿頗自放

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爲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弟
京得罪上謂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
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驕縱無度宋王有社稷功
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封朕卽位封卿兄弟爲
王自今懲咎悔過赤心事朕無患朕不知也除真定尹
賜以衣帶改大名尹徙封荆王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謀
克良馬或以駑馬易之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直尋常占
役弓手四十餘人詭納稅草十六萬束公用闕取民錢
一萬九千餘貫坐是奪爵降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
矯正解職監察御史董師中按文事失糾察已除尚書

省都事降沁南軍節度副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僚佐不矯正又不言上並嚴行懲斷文旣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爲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頗里銀朮可與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家僮剛哥等往南京以書幣遺阿古等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從合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耳剛哥到南京見阿古等不言其本來之事及還給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乃造兵仗使家奴幹敵畫陣圖家奴重

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遣總管判官李特馳往德州捕
文李特至德州日已晚會文出獵召防禦判官酬越謀
就獵所執之酬越言文兵衛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日
可就會上執之李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
覺乃與合住忽里者等俱亡去河間府使奏文事詔遣
右司郎中紇石烈哲典翰林修撰阿不罕訛里也往德
州鞠問上聞文亡命謂宰臣曰海陵翦滅宗室殆盡朕
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爲寬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懷
異圖何狂悖如此上恐文久不獲註誤者多督所在捕
之詔募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以大定十二

年九月事覺亡命凡四月至十二月被獲伏誅康洪論
死餘皆坐如律詔釋其妻术實懶字特酬越不卽捕致
文亡去字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兩階詔曰德
州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
陷于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爲異說自今宗室宗女
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
推筭相命違者徒二年重者從重上以文家財產賜其
故兄特進齊之子蔽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沒入家產賜
之

贊曰宗望啓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兵

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
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爲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
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

金史卷七十四

金史卷七十四考證

宗翰傳乞致仕詔不許○

臣人龍

按續資治通鑑節補

金太宗召粘沒喝爲相蒲盧虎欲挫之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贓敗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爲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粘沒喝恚悶絕食縱飲而卒

金史卷七十四考證

金史卷七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三

盧彥倫

子璣

孫亨嗣

毛子廉

李三錫

孔敬宗

李師夔

沈璋

左企弓

虞仲文

曹勇義康公弼附

左泌

弟淵

姪光慶

盧彥倫臨潢人遼天慶初蕭貞一留守上京置爲吏以材幹稱是時臨潢之境多盜而城中兵無統屬者府以

彥倫爲材薦之於朝卽授殿直勾當兵馬公事遼兵敗於出河店還至臨潢散居民家令給養之而軍士縱恣侵擾無所不至百姓殊厭苦之留守耶律赤狗兒不能禁戢乃召軍民諭之曰契丹漢人久爲一家今邊方有警國用不足致使兵士久溷父老間有侵擾亦當相容衆皆無敢言者彥倫獨曰兵興以來民間財力困竭今復使之養士以國家多故義固不敢辭而此輩敢爲強暴人不能堪且番漢之民皆赤子也奪此與彼謂何初取臨潢軍中有辛訛特刺者舊爲臨潢驛吏與彥倫善使往招諭彥倫殺之遼授彥倫團練使勾當留守司公

事天輔四年彥倫從留守撻不野出降授夏州觀察使
權發遣上京留守事師還撻不野以城叛彥倫乃率所
部逐撻不野盡殺城中契丹遣使來報未幾遼將耶律
馬哥以兵取臨潢彥倫拒守者七月會援兵至敵解圍
去因赴闕天會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彥倫爲經畫
民居公宇皆有法改靜江軍節度留後知咸州煙火事
未幾遷靜江軍節度使天眷初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
充提點京城大內所改利涉軍節度使未閱月還復爲
提點大內所彥倫性機巧能迎合悼后意由是頗見寵
用歲餘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爲宋國歲元使

改禮部尚書加特進封郇國公天德二年出爲大名尹
明年詔彥倫營造燕京宮室以疾卒年六十九子璣

璣字正甫以蔭補閣門祇候累遷客省使兼東上閣門
使改提點太醫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
使遷同知宣徽院事丁母憂起復太府監改開遠軍節
度使入爲右宣徽使章宗卽位轉左宣徽使致仕明昌
四年起復左宣徽使改定武軍節度使復爲左宣徽使
是時璣年已七十詔許朝叅得坐於廊下復致仕泰和
初詔璣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
宗以璣老而康強命以所策杖爲洗兒禮物章宗幸玉

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其眷遇如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子亨

嗣

亨嗣字繼祖以廕補閣門祇候內供奉調同監平涼府醋務改同監天山鹽場丁母憂服闋監萊州酒課累調監豐州任丘汲縣東平酒務課最遷白登縣令明昌四年行六部差規措軍前糧料入爲典給直長改西京戶籍判官歷官西京中都太倉使中都戶籍判官尚醞署丞丁父憂大安初復爲典給署丞兼太子家令崇慶元

年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是時兵興徵調煩急亨嗣以辦最遷定遠大將軍入爲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遷莒州刺史三年山東宣撫司討楊安兒亨嗣行六部兵罷還州興定二年卒年六十一亨嗣與弟亨益盡友愛之道亨嗣初以祖廕得官大定十六年父璣爲同知宣徽院事當廕子亨嗣以讓弟亨益亨益早卒子玃玃幼稚亨嗣盡以舊業田宅奴畜財物與之

毛子廉本名八十臨潢長泰人材勇善射遼季羣盜起募勇士子廉應募遼主召見賜甲仗率百人會所在官兵捕盜以功授東頭供奉官賜良馬天輪四年遣謀克

辛幹持刺移刺窟斜招諭臨潢子廉率戶二千六百來歸令就領其衆佩銀牌招未降軍民盧彥倫怒子廉先降殺子廉妻及二子使騎兵二千伺取子廉子廉與窟斜經險阻中騎兵圍之兩騎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斃其一人其一人挺槍幾中子廉腋子廉避其槍與搏戰生擒之乃彥倫健將孫延壽也餘衆潰去天會三年除上京副留守久之兼鹽鐵事天眷中除燕京麴院都監遼王宗幹問宰相日子廉有功何爲下遷宰相以例對宗幹曰盧彥倫何不除此職子廉之功十倍彥倫在臨潢十餘年吏民畏愛如一日誰能及此是時盧彥倫

全唐文卷一百一十五 李錫
已以少府監除節度使故宗幹引以爲比除寧昌軍節
度使海陵弑熙宗子廉問之歎曰曾不念國王定策之
功耶乃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三錫字懷邦錦州安昌人以貲得官遼季盜攻錦州
州人推三錫主兵事設機應變城賴以完錄功授左承
制遼主走天德劉彥宗辟三錫將兵保白雲山金兵次
萊州三錫以其衆降攝臨海軍節度副使叅預元帥府
軍事改知嚴州宗望伐宋三錫領行軍猛安敗郭藥師
軍於白河進官汝州防禦使再克汴京三錫從闍母護
宋二主北歸復知嚴州改歸德軍節度副使詔廢齊國

擇吏三十人與俱行三錫在選中還爲慶州刺史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察廉第一遷三階改安國軍節度使除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三錫政事強明所至稱治世宗舊聞其名大定初起爲北京路都轉運使制下而三錫已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東垣人石晉末徙遼陽遼季敬宗爲寧昌劉宏幕官幹魯古兵至境上敬宗勸劉宏迎降遂以敬宗爲鄉導拔顯州以功補順安令天輔二年詔敬宗與劉宏率懿州民徙內地授世襲猛安知安州事將兵千人從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嘗自

汴馳驛至河北還至河上會日暮無舟敬宗策馬亂流
遂達南岸遷靜江軍節度使歷石辰信磁四州刺史階
光祿大夫海陵問張浩曰卿識孔敬宗否何階高職下
也浩對曰國初敬宗勸劉宏以懿州効順其後從軍積
勞有司不知故一槩常調耳明日除寧昌軍節度使徙
歸德軍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師夔字賢佐奉聖永興人少倜儻有大志以廕入仕
爲本州勸監天輔六年太祖襲遼主于鴛鴦灤郡守委
城遁去衆無所屬相與叩門請師夔主郡事師夔許之
乃搜卒治兵迪古乃兵至奉聖州師夔與其故人沈璋

密謀出降曰一城之命懸於此舉璋曰君言是矣如軍民不從奈何師夔卽率親信十數輩詰旦出城見余睹與之約曰今已服從願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內余睹許諾詔以師夔領節度以璋佐之賜師夔駿馬二俾招未附者許以便宜從事明年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劇賊張勝以萬人逼城師夔度衆寡不敵乃僞與之和日致饋給勝信之師夔乘其不備使人刺勝殺之以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脅從至此今元惡已誅可棄兵歸復其所賊衆大驚皆散去別賊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寇師夔以兵臨之設伏歸路使人反間之智穆果疑望

天先引去智穆勢孤亦還遇伏而敗遂執斬之是後賊衆不敢入境以勞遷靜江軍節度留後累遷武平軍節度使改東京路轉運使徙陝西東路轉運使致仕封任國公卒年八十五

沈璋字之達奉聖州永興人也學進士業迪古乃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迎降明日擇可爲守者衆皆推璋璋固稱李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遷鴻臚卿丁母憂起復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貨璋獨無所取惟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璠

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橫屍葬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爲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

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卽日降轉尚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遷利涉軍節度使爲東京路都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子宜中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及第

贊曰危難之際兩軍方爭專城之將國家之輕重繫焉李師夔非有君命爲衆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猶有說也盧彥倫之降雖云城潰初志不確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仕海陵沈璋以片言降張覺一善足稱何可掩

也

左企弓字君財八世祖皓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
戍燕遼取燕使守薊因家焉企弓讀書通左氏春秋中
進士再遷萊州觀察判官蕭英弼賊昭懷太子窮治黨
與多連引企弓辨析其冤免者甚衆自御史知雜事出
爲中京副留守按刑遼陽有獄本輕而入之重者已奏
待報企弓釋之以聞累遷知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金兵已拔
上京北樞密院恐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
北樞密院然後奏御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

職邪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爲自容計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遼主聞金已克中京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遼主自鴛鴦濼亡保陰山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廢遼主爲湘陰王改元德興企弓守司徒封燕國公虞仲文叅知政事領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內外諸軍都統曹勇義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燕國公康公弼叅知政事簽樞密院事賜號忠烈翊聖功臣德妃攝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襲燕奄至城中已而敗走或疑有內應者欲根株之企弓爭之乃止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遯去都

監高六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徑至城下高六等開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猶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副使權知院事簽中書省封陳國公遼致仕宰相張琳進上降表詔曰燕京應琳田宅財物並給還之琳年高不能入見止令其子弟來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未人企弓獻詩畧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是時置樞密院于廣寧府企弓等將赴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太

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辭兵曰如此是促之亂也及過平州舍于栗林下張覺使人殺之企弓年七十三諡恭烈天會七年贈守太師遣使致奠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濟國公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日記千言刻苦學問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方正對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三遷至太常少卿宰相有左降仲文獨出餞之或指以爲黨仲文乃求養親久之召復前職宰相薦文行第一權知制誥除中書舍人討平白霽拜樞密直學士權翰林學士爲翰

林侍講學士年五十五卒諡文正天會七年贈兼中書令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濮國公

曹勇義廣寧人第進士除長春令樞府辟令史上書陳時政累擢館閣遷樞密副都承旨權燕京三司使加給事中召爲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與大公鼎虞仲文龔誼友善與虞仲文同在樞密羣小擠之復出爲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卒諡文莊天會七年贈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贈特進定國公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應州人曾祖胤遼保寧間以戰功授誓券家于燕之宛平公弼好學年二十三中進士除

著作郎武州軍事判官辟樞府令史求外補出爲寧遠
令縣中隕霜殺禾稼漕司督賦急繫之獄公弼上書朝
廷乃釋之因免縣中租賦縣人爲立生祠監平州錢帛
庫調役糧于川州大盜侯槩陷川州使護送公弼出境
曰良吏也權乾州節度使卒諡忠肅天會七年贈侍中
正隆二年改贈特進道國公

企弓子泌瀛淵泌字長源企弓長子也仕遼官至棣州
刺史太祖平燕泌從企弓歸朝旣而東遷至平州企弓
爲張覺所害泌復還燕是時以燕與宋宣撫司遣至汴
泌以平州仇人在是乃間道奔還朝廷嘉之擢西上閣

門使從宋王宗望南伐破真定有功知祁州歷刺澤潞等州貞元初爲濬州防禦使遷陝西路轉運使封戴國公泌性夷澹好讀莊老年六十一卽請致仕親友或以爲早泌嘆曰子年三十秉旄鉞侵尋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時人高之卒年七十四

淵累官燕京副留守中京路都轉運使歷河北東路中都路都轉運使淵貪鄙三任漕事務以錢穀自營在中都凡八年不求遷與李通許霖交關賄賂詭納漕司諸物規取財利世宗卽位淵使其子貽慶詣東京上表特賜貽慶任忠傑榜第三甲進上授從仕郎貽慶還中都

世宗詔淵曰凡殿位張設悉依舊母增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擾百姓謹宮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世宗素知其爲人戒之曰卿宰相子練習朝政前爲漕司朕甚鄙之毋或刻削百姓若復敢爾勿思再用淵到懷州未幾坐前爲中都轉運嘗盜用官材木除名子光慶

光慶字君錫幼穎悟沉厚少言淵嘗謂所親曰世吾家者此子也以廕補閣門祇候遷西上閣門副使丁父憂起復東上閣門副使再轉西上東上閣門使兼太廟署令光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爲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

宗行郊禮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宮廟榜署經
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典領原廟坤厚陵壽安宮工役
不爲苛峻使勞逸相均身兼數職勤慎周密未嘗自伐
世宗獨察之初御史大夫璋請製大金受命寶有司以
秦璽文進上命以大金受命萬世之寶爲文徑四寸八
分厚一寸四分蟠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
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典領工事詔光慶篆之遷同
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母憂起復右宣徽使世宗幸
上京光慶往上京治儀仗制度時人以爲得宜二十五
年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十端絹

百疋平時喜爲善言蓄善藥號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
自作真贊語皆任達云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
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君隕
身逆黨二者胥失之哀哉

金史卷七十五

宗行郊禮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宮廟榜署經
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典領原廟坤厚陵壽安宮工役
不爲苛峻使勞逸相均身兼數職勤慎周密未嘗自伐
世宗獨察之初御史大夫璋請製大金受命寶有司以
秦璽文進上命以大金受命萬世之寶爲文徑四寸八
分厚一寸四分蟠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
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典領工事詔光慶篆之遷同
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母憂起復右宣徽使世宗幸
上京光慶往上京治儀仗制度時人以爲得宜二十五
年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十端絹

百疋平時喜爲善言蓄善藥號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
自作真贊語皆任達云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
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君隕
身逆黨二者胥失之哀哉

金史卷七十五